

水雨点

陳 衡 哲 女 士 著

小  
雨  
點

# 小雨點

一九二八年四月初版  
一九三三年三月四版

著者 陳 衡 哲

出版者 邵 浩 文

發行者 新 月 書 店

版權所有

## 新月書店

發行所：上海四馬路中  
分發行所：北平米市大街

## 自序

我既不是文學家，更不是什麼小說家，我的小說不過是一種內心衝動的產品。他們既沒有師承，也沒有派別，他們是不中文學家的規矩繩墨的。他們存在的唯一理由，是真誠，是人類情感的共同與至誠。

我每作一篇小說，必是由于內心的被擾。那時我的心中，好像有無數不能自己表現的人物，在那裏硬迫軟求的，要我替他們說話。他們或是小孩子，或是已死的人，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，或是我們所目為沒有智識的萬物，或是蘊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說話的人。他們的

種類雖多，性質雖雜，但他們的喜怒哀樂却都是十分誠懇的。他們求我，迫我，攪擾我，使得我寢食不安，必待我把他們的志意情感，一一的表達出來之後，才讓我恢復自由！他們是我作小說的唯一動機。他們來時，我一月可作數篇，他們若不來，我可以三年不寫隻字。這個攪擾我的勢力，便是我所說的人類情感的共同與至誠。

這小冊子中的十篇小說，是在我十年來的作品中選擇出來的。其中除第一篇外，其餘都以著作的時間爲次序：初篇「一日」，是作于一九一七年的，末篇「一支扣針的古事」，是作于一九廿六年的。他們曾先後的在下列幾種雜誌發表過：留美學生季報；新青年，努力週刊，小說月報，東方雜誌，及現代評論。但我並不會想把他們集成冊子，現在忽然把他們彙集付印，却是由于兩個意外的動力。

其一，是去年三月間，南京城內的變亂。我十餘年來的日記，信札，以及一部份的筆記文稿之類，是都存在南京的，而那個變亂，竟使他們完全散失毀滅。我心痛之餘，便想把帶在身邊的一點小說詩文，集印起來，俾不至于像留在南京的文件一樣，一散而不可復得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有幾個朋友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新月書店，他們向我要文藝的稿子。這個要求正觸動了我上面所說的心懷，於是經過了幾度的躊躇，便決意聽從了幾個偏愛我的朋友之言，先把這些小說付印了。這便是我所說的，促我將這個集子付印的第二個意外動力。

但是，我已經說過，我不是文學家，我的作品也是不願承受什麼

規矩繩墨的測驗的。我把他們公世的唯一理由，是我寫作他們時的情感之至誠，與思想的真純。因此，我現在謹把這個小冊子，奉獻于重視這樣的情感與思想，甚于技術與家派的讀者。

民國十七年正月，序于北京。

# 目錄

自序	.....	一
任序	.....	五
胡序	.....	一
篇目		
一 小雨點	.....	一
二 一日	.....	一七
三 波兒	.....	三九
四 老夫妻	.....	四九



- 五 巫峽裏的一個女子 ..... 五五
- 六 孟哥哥 ..... 六五
- 七 西風 ..... 八一
- 八 洛綺思的問題 ..... 九九
- 九 運河與揚子江 ..... 一三一
- 十 一支扣針的古事 ..... 一三五

小  
雨  
點



## 小雨點

小雨點的家，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。有一天，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，在屋子裏遊玩，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，把他捲到了屋外去。

小雨點着了急，伸直了喉嚨叫道，『風伯伯：快點放了我呀！』

風伯伯一些也不睬，只管吹着他，向地下捲去。小雨點嚇得閉了眼睛，連氣也不敢出。後來他覺得風伯伯去了，才慢慢的把眼睛睜開，向四圍看了一看，只見自己正掛在一個紅胸鳥的翅膀上呢！那個紅胸鳥此時正撲着他的翅膀，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。小雨點不

禁拍手叫道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！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。』

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膀撲得太利害了，竟把小雨點掀了下來。

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艸葉上面，他便爬了起來，兩隻手掩了眼睛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他正哭着，忽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：

『小雨點，小雨點，不要哭了，到我這裏來罷。』

小雨點依着那聲音的來處看去，只見有一個泥沼在那裏叫他去哩。他心裏喜歡，便從那個艸葉上面，一交滾了下來，向着那泥沼跑去。他跑到了那裏，把那泥沼看了一看，不覺揪着鼻子說道：

「好醜齜呵！」

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，「聽呀！」

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，自遠漸漸的近了來。泥沼便對

小雨點說，「這是澗水哥哥，他到河伯伯那裏去，現在湊巧走過這裏。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？」

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，去會見了澗水哥哥，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。

小雨點見了河伯伯，覺得自己很小，便問他道，

「河伯伯，我爲什麼這樣小？」

河伯伯笑着答道：「好孩子，這不打緊，我小的時候，也和你一樣。」

小雨點又說道，『大河伯伯，你現在到那裏去？』

泥沼和澗水哥哥也同聲說道，『不錯，不錯！大河伯伯，你現在到那裏去？』

河伯伯道，『我到海公公那裏去，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。』

小雨點，和泥沼，和澗水哥哥，都同聲說道，『好伯伯，你能告訴我們，海公公是怎麼一個樣子嗎？』

河伯伯道，『海公公嗎？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了。他見了什麼東西，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。』

小雨點道，『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？』

河伯伯道，只要你願意，他一定請你的。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，也是一個小雨點嗎？』

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，倒也很快活。隔了兩天，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宮裏去。只見海公公掀着雪白的鬍子，笑着迎了出來。他見了小雨點，十分喜歡，問了他好多的話。小雨點心裏也覺得快活，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又想回去了。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鬍子說：

『海公公，你肯送我回家去嗎？』

海公公說：『好孩子，你若回去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但你須要耐心些才是。』

海公公的房子，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。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。到了第三天，他正一人哭着，想回家去，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。小雨點跟着那聲音，升了上去。只見白雲紫山，可不



是他的家嗎？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踏的說道：

『看呀，看呀！海公公，那不是我的家嗎？』

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：『好孩子，我是留不住你的了，只好讓你回去罷。』

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。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，所以只得含着眼淚，辭別了海公公，向天上升去。

說也希奇，此刻小雨點只覺得他的身子，一刻大似一刻。不一會，他已升得很高。他心裏喜歡，說道：

『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了，好不快活呵！』

到了下午，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，覺得有些疲倦。他向下一看，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，睡在一堆泥土的旁邊。他便對自

已說：

『我今天升得也夠了，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。』

說了這個，他便向着那青蓮花進行。忽然他身子又縮小起來。他着了慌，再睜眼仔細一看：阿呀！他不在那朵花瓣上，又在那裏呢？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。

他正哭着，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，說道：

『小雨點，不要哭了，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。』

小雨點聽了很希奇，不由得止了哭，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。只見她清秀之中顯出十分乾枯蒼白，青蓮花此時又接着說道：

『我差不多要死了，請你救救我的命罷。』

小雨點聽了，心裏很不忍，便答道：

「極願極願！但是我可不知道，應該怎樣的救你。」

青蓮花道：「聽着呵！我爲的是欠少了一點水，所以差不多要死。你若願意救我的命，你須讓我把你吸到我的液管裏去。」

小雨點嚇了一大跳。竟回答不出話來。

青蓮花道，「小雨點，不要害怕，你將來終究要回家去的，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。你願意嗎？」

小雨點聽了，心裏安了些。把青蓮花看了一眼，不由得又疼又愛。他想了一想，便壯着胆說道：

「青蓮花，我爲了你的緣故，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。」

青蓮花十分感激，果真的把小雨點吸到了她的液管裏去。不到一會，她那乾枯蒼白的皮膚，忽然變爲美麗豐滿。她在風中顫着，

向四處瞻望。忽見有個小女兒，走過她的身旁。她便把她身上的香味，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，說道：

『女孩子，看我好不美麗。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？』  
那女孩子果真把她折了，戴在她自己的髮上。

但是到了晚上，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。她便把她從髮裏取了下來，丟在他爹爹的園裏。

青蓮花知道她這次真要死了。她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，心裏很痛苦，不由得叫道：

『小雨點，小雨點！』

小雨點本來沒有死，不過睡着罷了。此刻聽了青蓮花的聲音，便醒了過來，說道，

『我在什麼地方呢？』

青蓮花答道，『你在我的液管裏。』

小雨點聽到這裏，才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。他嘆着氣說道：

『青蓮花，你自己又在那裏？』

青蓮花便把她的經歷，一一的告訴了小雨點。她又說道：

『小雨點，現在我可真的要死了。』

小雨點着了急，說道，『青蓮花，青蓮花！快快的不要死，我

願意再讓你把我吸到液管裏去。』

青蓮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，『癡孩子，現在是沒用的了。況且

你已經在我的液管裏，我又怎樣能再吸你呢？但是，小雨點，你不

必失望，因為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。你若想念我，應該重來看看

我呵！再會了。』

小雨點哭着叫道：『青蓮花，青蓮花！快快不要死呀！』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。小雨點一面哭着，一面看去，好不希奇：他那裏在什麼青蓮花的液管裏，他不是明明在一個死池旁邊的艸上嗎？他把死池看了一看，央着說道：

『泥沼哥哥……』

死池惡狠狠的說道，『我不是泥沼，我是死池。』

小雨點便道，『死池哥哥，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？』

死池哼着鼻子，說道，『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。』

小雨點聽了，知道沒望了，不由得又哭了起來。他哭得好不傷心，死池聽了，也有些不忍，便問道：

『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？』

小雨點答道，『我要他送我回家去。』

死池縐着眉毛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『你可知道，你不必到海公公家，也可以回家去的嗎？』

小雨點聽了，快活得跳了起來，說道：

『死池哥哥，你的話真嗎？你肯告訴我，怎樣的回家去呢？』

死池道，『你且等着，待太陽公公來了，便知道了。』

小雨點不敢再問，只得睡在艸上，靜待了一夜。明朝太陽公公來

了，果然的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。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，自然

喜歡得說不出話來。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經歷，一一的告訴了他們。

後來他還約了他們，要在明年春間，同他們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

「花哩！」

小  
爾  
點

一五



小  
雨  
點

一六

# 一日

這篇寫的是美國女子大學的新生，在寄宿舍中一日間的瑣屑生活情形。他既無結構，亦無目的，所以只能算是一種白描，不能算爲小說。但他的描寫是很忠誠的，又因爲他是初次的人情描寫，所以覺得應該把他保存起來。

## 早晨

噹！噹！噹！噹！七下鐘了。

亞娜在床上欠伸說，「貝田，這是幾點鐘？」

貝田模糊說道，「呀。你聽見打鐘嗎？」

亞娜沉沉睡去，不答。

貝田亦睡去。

噹！七下半鐘。

貝田亞娜仍不醒。

鐘指七下五十分。

亞娜驚醒。（看表）「阿呀，只有十分鐘了。」自床上跳起，

推貝田說，「快點起來。早飯鐘已經打過半天了。」

貝田不答。反身向壁而睡。

亞娜匆匆梳洗，飛奔下樓。餐室中侍者方欲關門，亞娜閃入。

亞娜走至一桌，桌間已坐有七八人。亞娜坐下說，「此地有多

餘的早飯嗎？」

瑪及：「我曉得必定有人要來遲。所以預先多吩咐了一分早飯在此。現在就請你享用罷。」

對別一學生：「後來怎樣呢？」

亞娜：「哦，幼尼司，又有新聞了。請你現在再從頭講起好嗎？」

幼尼司：「可以。昨晚有一個寄宿校外的新生來校看她的朋友。到了十點鐘，還沒有回去。她的房主人着了急，就打電話給監舍長。並且說她的朋友是彷彿住在萊孟院的。不過不曉得她的名字叫什麼。監舍長聽了，就立刻到萊孟院去，同了萊孟院的監舍，到每一個學生房中去問，「你今晚有客人住在此麼？」

愛米立大笑。「有趣。有趣。後來怎樣呢？」

幼尼司：「他們找了一點鐘，驚擾了一百多人的好夢，仍舊找不出這個新生來。監舍長於是又差了無數的更夫到鄉下去找。又那裏找得到呢？可憐監舍長因此着急得一夜沒有睡覺。……你們試猜這個學生到底在那裏。……她今天早晨平平安安的從佳斯令院回家去吃早飯了。」

學生大笑。

瑪及：「本來監舍長也過分大驚小怪了。難道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還不曉得保護自己嗎？」

幼尼司：「這個不要怪她。上月間有兩個上級生到鄉下去走路，險險的被匪人追到哩。」

亞娜：「這個新生曉得這事嗎？」

幼尼司：「曉得。——她當心，要好好的受罰哩。」

亞娜：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

瑪及（看表）：八點十分鐘。

亞娜：「請你們恕我失陪。我還有一篇論文要儘這十分鐘中去做起哩。」

### 課室中

鐘指八下二十分，學生陸續至。

八下三十分，教師入。

梅麗走至教師前。「米兒博士，我昨晚頭痛，未曾預備今日的功課。」

米兒：「好好。」對衆學生：「現在請你們寫十五分鐘。題目『以盧梭或孟德斯鳩或福祿特爾的口吻，評論法國第二次的憲法』。」

全堂悄寂。

十五分鐘已過。

米兒：「請你們停寫。」對梅麗：「巴德女士，請你明天把這個答句寫出來，交給我罷。」對衆學生：「你們的卷子可以不必交進。現在且請卡兒女士將他的答句讀出來大家評論好了。」

全堂學生彼此相視微笑，若曰「白吃驚。」

梅麗面色懊喪，若曰「吃虧吃虧。」

午 刻

貝田走至一校店，購得糖食一包，且食且至圖書館。適梅麗自圖書館出，值貝田。

梅麗：「貝田，你又要不吃中飯在此讀書嗎？」

貝田：「中飯？我早飯還沒有吃哩。下午的功課一點也沒有預備，那裏有什麼功夫吃飯呀。」

梅麗：「當心，你要生病。」

貝田：「我倒情願生病，那時我就可以到病院裏去好好的睡覺了。」

圖書館中鐘打十二下半。學生陸續散去。貝田獨不出。

下午（一）

一日

三三



鐘指四下五十分。瑪及走回室中，把書拋在床上說「謝天謝地，一天又過去了。」

聞叩門聲。

瑪及：「請進來。」

貝田走進。「瑪及，你有什麼點心嗎？我要餓死了。」

瑪及笑。「又來討飯了。蘋果可以嗎？還是要橘子呢？」

貝田：「兩樣都要。」

貝田且吃且說。「瑪及，我想大學中的生活真苦，我今早接到媽的信，她說明晚家中又要開跳舞會了。瑪及，你想想他們在家中那樣的快樂，我却在此凍得餓得要死，這可稱得公平嗎？」

瑪及：「可不是嗎？我昨晚對一個上級學生說，『到底讀書有什

麼好處呢？」她說，『你剛才到大學來，功課嚴重，自然覺得很苦。慢慢的你就喜歡他了。』她又拉長了面孔說，『瑪及，我們有了機會，不曉得享用，真是可惜。你沒有看見此地的中國學生嗎？她們離家去國來到此地，却是爲着什麼呢？』我說，……」

貝田：「請你恕我打斷你的說話。不過我想真真希奇，怎樣有人肯離了家鄉，到外國讀書呢？我可萬萬不能的。」

瑪及：「不但如此，他們連夏間也不能回去哩。」

貝田倒身床上。「天呀！」

下午（二）

貝田去了。瑪及忙掛一牌在門上說，「忙請勿擾。」匆匆擬

書誦讀。

聞叩門聲。

瑪及（蹙額）：「請進來。」

侍婢走進：「亞當女士，教務長打電話來請你立刻就去。」

瑪及（面色轉白，對侍婢）：「曉得了，謝謝。」

瑪及走出，值幼尼司。

幼尼司：「瑪及，你來得恰好，我正要來找你去滑冰哩。」

瑪及：「滑冰。——」

幼尼司：「什麼？」

瑪及：「教務長傳我去哩。」

幼尼司（伸舌）：「好險好險，我望你沒事。」

瑪及：「謝謝。」匆匆出。

下午（三）

瑪及自教務長處回來，和一上級生同行，且說，「幾乎把我嚇死。」

上級生：「到底她叫你去做什麼？」

瑪及：「他說貝田的功課太不好，若是她向來很用功的，倒還可以原諒她，再給他些機會。現在她又笨，又不用功，所以要把她退出去了。」

上級生：「她做什麼不叫貝田自己去，倒叫你去呢？」

瑪及（聳肩）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一日

上級生：「你的功課又怎樣？」

瑪及不語。

上級生：「這有什麼要緊。」

瑪及：「她說。：：她說，我的功課比貝田的要算好些，她再給我四個禮拜的機會，看有進步，我就可以留在此間了。」

上級生：「哦，我懂得了。」

瑪及：「什麼？」

上級生：「沒有什麼。我說教務長倒很注意你的功課哩！」

晚 上（一）

鐘指六下半。學生陸續自餐室中走出。

愛米立走近一個中國學生長女士前說，「你肯同我跳舞嗎？」

張：「很情願。不過我跳舞得不好。」

愛米立：「你們在中國也跳舞嗎？」

張：「不。」

愛米立：「希奇，希奇！那麼你們閑空的時候做些什麼呢？」

——你喜歡美國嗎——你想家嗎？」

張女士未及答，學生已漸漸聚近，圍住張女士，成一半圈。

貝田：「你們在家吃些什麼？有雞蛋麼？」

張：「有。」

瑪及：「那麼你們一定也有鷄了，希奇希奇！」

梅麗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他的姑母在中國傳教，你認得她嗎？」

路斯：「我昨晚讀一本書，講的是中國的風俗，說中國人喜歡吃死老鼠。可是真的？」

幼尼司：「中國的房子是怎樣的？也有桌子嗎？我聽見人說中國人吃飯，睡覺，讀書，寫字，都在地上的，確嗎？」

亞娜：「你有哥哥在美國嗎？我的哥哥認得一個姓張的中國學生，這不消說一定是你的哥哥了。」

張女士：「一」回答。

愛米立：「你不討厭我們問你說話？」

張：「一點也不。」

愛米立：「請你教我幾句中國說話，好嗎？」

張：「很好。比如你見了人，你就說，『儂好拉否？』」

愛米立：「這個很容易，『儂豪拉否』。還有呢？」

張：「他就說，『蠻好，謝謝儂』。」

愛米立：「『妹豪，茶茶儂』，對嗎？」

張笑：「差不多了。」

愛米立跳起，高聲說：「我會說中國話了，你們聽哪，『儂豪拉否妹豪茶茶儂』。」

噹！噹！噹！六下五十分。

梅麗：「我好不巴望他下雨，我們就可以不去做禮拜了。」  
學生魚貫入禮拜堂。

晚 上（二）

一 日

三



貝田獨居一室，抱頭讀書。

聞叩門聲。

貝田：「請進來。」

麗蓮走進。「貝田，你的青年會捐款還沒有交清。今天是收

款的末日了，請你交給我罷。」

叩門聲。

貝田：「請進來。」

幼尼司走進：「貝田，……（見麗蓮），哦，對不住。我不曉

得你有客人在此。隔一會再見罷。」

貝田：「我立刻就來——你們可不要先把他的吃光呵！」

幼尼司去。

貝田：「麗蓮，我今晚實在沒有錢。明天媽媽就要寄匯票來了，請你……」

叩門聲。

貝田：「請進來。」

麗蓮：「那麼請你一定把款子預備好，我明晚再來罷。」

迦因走進。

麗蓮去。

迦因：「這是威倫女士嗎？（威倫是貝田的姓。校中習慣，對於不甚相識的人，即稱姓及女士。）威倫女士，你上月間想已聽過法國佩打先生演講法國的戰地病院了。現在我就代這個病院募捐。你是熱心的人，一定肯幫助那可憐的傷兵的。」出捐簿：「多少隨意。」

貝田看捐簿，捐數自半元起至五十元止。貝田寫「二元」。

迦因：「謝謝你。下月請把款子預備好。我另叫人來收取。」

——「晚安。」

貝田：「晚安。」倒身椅中：「我好頭痛呵。我立刻要到病

院去了。——退出就退出罷，——這樣的煩擾，就是要讀書又怎樣能够呢。」

### 晚 上（三）

海倫素生亞德三上級生聚談於一室。

海倫：「你們曉得愛瑪已經定期在下禮拜六放洋嗎？」

素生：「什麼。——她真的要到法國去嗎？」

海倫：「自然真的。明晚她的好友還要在華納旅館中替她餞行哩，——我想她的運氣真好。」

亞德：「什麼運氣，你可曉得到戰壕中間去做看護婦，並不是頑意的事。」

素生：「她的功課又怎樣？」

海倫：「她橫豎不過去半年。況且他人很聰明。所以教務長特別的給她半年假期。只要她慢慢的在夏間補起就是了。」

亞德：「說起功課，又令我想起我那個寶貝表妹了。這人我也拿她沒法。今天教務長告訴我，她已經寫信給她的母親，叫她來領她回去。我受了她母親的委托，心中倒很有點過意不去。」

素生：「你不是說貝田威倫嗎？這人本來有什麼腦子。不過

教務長有時却也過分，我聽說今年被退出的學生，單單新生，已有三十多人哩。」

亞德：「不但如此。……」

窗外人聲嘈雜。「請馬克出來！」「我們要馬克出來！」（按馬克爲素生的綽號。校俗以有綽號爲能博衆愛之證。）

海倫：「哦，馬克，我還沒有恭喜你哩！」

亞德：「什麼？」

海倫：「你還不曉得馬克已經被舉爲我們的級長嗎？」對素生：

「現在快點去受人家的『梭倫南丹』罷。」（按「梭倫南丹」，英文原名曰“Serenado”，即夜間在窗下唱歌頌羨其人之謂；以吾國無是俗，故但譯其音。）

素生探首窗外。窗外歌聲大作。亞德海倫亦探首窗外，助素生拍掌答謝。須臾歌止，學生移隊北向，再往歌賀她們本級中的新級長。（按校俗第一三年二級曰「姊妹級」，第二四年級亦然。有大事，學生恆以「姊妹級」分爲二羣。故此素生被舉爲第四年級級長，第二年級生遂先至歌賀，然後再及其本級。）

亞德：「現在已經不早了，我與你們道晚安罷。」

海倫起立：「我也應該去了。」

亞德才出門，又回頭笑說，「我巴望今晚我們可以好好的安睡一晚，不要再被那火鐘從床上拖出去。」

海倫：「可不是嗎？我見了這個「火操」實在頭痛，我想與其常常吃這樣的苦，倒還不如真的被火燒死好了。」

素生笑：「今晚法表降至零度下十八度，她們應該也有點慈悲心，不至於再叫我們到院子裏去受凍罷——我保你們今晚沒事，好好的去睡覺罷！」

噹！噹！噹！十下鐘。

全校靜寂無聲。但見瑪及室中燈火輝明，瑪及尚在伏案作她的算學難題。

## 波兒

這篇中的情節，有一半是我親眼看見的。我因受了他的感動，所以禁不住的來代替波兒一家人說兩句話。

外面的天色很暗了，波兒的房中，却還沒有燈火。波兒睡在床上靜聽着客廳中的琴聲，和一個女孩子的歌聲。停了一會琴聲歌聲都止了。波兒嘆着氣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『可憐赫克托那樣的音樂天才，却須天天的到木行裏去做工。愛倫娜那孩子的歌音也不惡，但是那裏有機會去栽培她呢？』

此時波兒的母親康登太太走了進來，波兒用着很微弱的聲音說：



『可是媽媽呀！請你把電燈開了罷。』

康登太太一面開着電燈，一面說，『波兒你現在覺得怎樣？』

波兒道，『我現在沒有什麼——媽媽，你今天太辛苦了，可不要再到菜園裏去罷。』

康登太太道，『赫克托方才已經代替我去了。不過我覺得這孩子近來也十分辛苦，我讓他去了之後，心裏很不好過。』

波兒道，『但是赫克托能代你的勞，他一定心裏很快活呵！』

康登太太道，『愛倫娜今天又接到了她姑母的信，說她可以到她鄉裏去游玩半個月。她恨不得明天就去哩！』

波兒極力把咳嗽止住了，說，『呵呀！我現在病着，她去了，又有誰來幫助你燒飯洗衣呢？我希望她能待我好了再去。』

康登太太道，『是呵！她雖然已經十五歲，却還和七八歲的孩子差不多。不過她也一天做到晚，怪可憐的，讓她去玩幾天罷。』

波兒嘆氣不語。忽然大咳，臉上紅得和火燒一般。

康登太太一面給她理着被，一面說，『波兒，我的孩子，你將息些罷，不要管閑事了。愛倫娜今晚反正須把她的裙補好，不能洗碗了。我現在去叫她來伴着你做罷。』

康登太太去。

波兒自語，『天啊！爲什麼叫我病在床上，一點也不能幫助他們呢？』

愛倫娜走進房來，手裏攜着破裙和針線，口中囔着說：

『姊姊，媽媽許我後天到姑母家去了。你說快活不快活呀？』

波兒，『好孩子，你願意聽我一句話嗎？』

愛倫娜，『什麼？』

波兒道，『我現在病了。赫克托在木行裏一天做到曉，他身體

又弱；若是晚上不得休息，也是要病的。媽媽……』（大咳。）

愛倫娜道，『你可覺得冷呀？我替你把窗子關上，好嗎？』

波兒搖頭。隔了一會；咳少止了；她才接着說：

『媽媽年紀大了；又是天天哭泣爹爹。愛倫娜，你愛媽媽嗎？』

愛倫娜道，『自然！』

波兒道，『那麼，你且在家幫助她，待我的病好了，再出去游玩

好嗎？』

愛倫娜把眼看着地上不做聲。隔了半天，她才很低聲的說道：

『波兒，我一天做到晚；到晚上睡的時候，骨節痛得什麼似的。你該可憐我呀！』

波兒，『我怎的不可憐你。但是，想你也知道，自從二月間爹爹死了，媽媽至少老了十歲，頭髮也白了。你難道不可憐她嗎？』

愛倫娜噙着眼淚，眼看地上不語。

波兒道，『愛倫娜，請你把那個抽屜開了，把我的針線取來。』

愛倫娜道，『阿呀！波兒，你病得這樣，還要做什麼針線呀？』

波兒，『你不曾看見媽媽身上的衣服嗎？我恨不得今晚把這件衣服做好了，好讓她明天穿哩！』

愛倫娜走到床邊，伏在波兒的身上，一面哭，一面說：

『波兒；我不到姑母家去了，我今晚來做媽媽的衣服罷。』

波兒含着淚，撫摩着愛倫娜的頭髮，說道：

『好孩子，我對不住你了！』

愛倫娜揩乾了眼淚，把抽屜中的衣服取出，坐在波兒的床邊上，且縫且說道：

『波兒，今晚魚行裏又打電話來，問你什麼時候可以去做工。你知道嗎？』

波兒搖頭不語。

愛倫娜接着說，『禮拜堂裏的洛德太太，也打電話來問媽媽，說，若是明天做禮拜的時候，你不能去唱，可有人去代你。波兒，你說我可以代你嗎？』

波兒道，『媽媽和赫克托的意思怎樣？』

愛倫娜道，『媽媽說，勉強可以。』  
赫克托說，我的歌音，和  
的差得尚遠，恐怕不能勉強。』

波兒道，『你且唱給我聽聽。』

愛倫娜方欲開唱，忽然見有人在門外輕輕的敲着。

愛倫娜道，『請進來！』

此時房門開了，走進了一個又黑又瘦又長的少年。

波兒向那少年道，『赫克托，你該辛苦極了。』

赫克托倒身在一個軟椅中，搖着頭說，『不打緊，一會兒就好

了。』  
波兒，今天醫生說些什麼？』

波兒道，『我不知道。』  
愛倫娜，你知道嗎？』

愛倫娜道，『他說……』（急把手掩口不語。）

赫克托道，「他說些什麼？」

愛倫娜道，「他沒有說什麼。」

波兒道，「我曉得了，他說我這個病是不能好的。」

愛倫娜自床邊上跳起驚訝的說：「阿呀！你怎樣知道的？」

波兒苦笑道，「我不過猜猜罷了。」

愛倫娜走到赫克托的椅旁說道：「赫克托，這如何是好呢？媽

媽叫我不要說的，這可算是我說的嗎？」

赫克托不會聽見愛倫娜的話，他但對自己說道：「我不信，難道

這個醫生竟不能醫好波兒嗎？」

愛倫娜道，「哦！他說只有一個法子。」

赫克托道，「什麼？」

愛倫娜道，『他說，除非把波兒送到鄉下去，一點閑事都不管，儘量的休息和吃頂好的東西。』

波兒此時嘆着氣，聲音極微的對着赫克托說，『赫克托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我這個病是不易好的。不過我若死了，家裏更沒有人賺錢，真要苦你一人了。』

赫克托哭了，愛倫娜也哭。

波兒忍淚說道，『快點不要這個樣子，給媽媽聽見了，害她心裏難過。』愛倫娜，你且不必告訴媽媽，說我已經知道醫生的話了。你理會得我的意思嗎？』

愛倫娜正要開口，忽聽見康登太太在房門外低聲喚赫克托。赫克托拭淚走出。愛倫娜取了她媽媽的衣服，且縫且唱。波兒閉眼



微笑聽着。停了一會；她似乎睡着了。  
愛倫娜却仍舊唱着，一面  
縫她媽媽的衣服。

## 老 夫 妻

外面很大的雷雨，漸漸住了。有一個老太婆，在灶內燙衣服。他的丈夫，渾身淋着水，自外面走進。

老太婆，「哪，我曉得你又忘記了。」

老太公，「忘記了什麼？」

老太婆，「忘記什麼？你須問你自己，我那裏知道？」

老太公，「哦！我記得了。你不是說那塊雞蛋糕嗎？」

老太婆，「不是他又是什麼？」

老太公，「你看哪！我兩隻手裝得這樣的滿，那裏再能把他帶

回來？」

老太婆，「很好，晚餐的時候你可不要咕囉就是了。」

老太公走進臥房，換溼衣。

老太婆，（對着臥房高聲說）「你換了衣服，立刻就去把那扇門釘好罷！」

老太公，（口中咕囉着向外面走去）「大概我終年終日，是不應該有一刻兒休息的。」

老太婆，「不錯不錯，這句話是我常對自己說的。我說：『我自從嫁了這個亨利華倫，簡直可以說沒有休息過一天。一家八口，燒洗縫補，那一件不是我一人做的？』現在孩子們都大了，他們也不要我了……」

一個隔壁的寡婦走進來，向老太婆借報紙，忽見她怒容滿面。

寡婦，「華倫太太，今天又有甚事不稱心了？」

老太婆，（指著籃中未燙的衣服）「你看！」

寡婦，「但多燙一件衣服，就是說你家中多有一個人！我這樣

……」

老太公口中噓着氣，自外面走進，陡見了寡婦。

老太公，「陶林太太，你來得正好。今天我的妻子不知又吃了

什麼不消化的東西，他正在發氣哩。」

寡婦，（站了起來，且笑且嘆着氣）「好了好了，華倫太太，我丈夫沒死的時候，我也常常如此。現在我想起從前我們兩口兒嘔氣的情形，覺得已經和在天上一樣：更不要說起我們說笑快樂的情形了。」

寡婦取了報紙自去。

老太公，「愛娜，我們該用晚餐了。」

老太婆，（放下熨斗，一面解圍裙，一面說）「好好，我也餓了。」

老太婆取出了晚餐，老太公助她擺好了，兩個人坐下來吃着。

老太婆，「阿呀！你的鞋襪都溼了，還不快去換掉，明天又要

生病了。」

老太公，「好好，我吃完了這樣菜便去換。」

老太公進內換鞋。

老太婆取了一塊蘋果做的點心，放在老太公的座位面前。

老太公，（自房中走出，見點心）「這是那裏來的？」

老太婆，「這是我今天爲了你做的。」

老太公，「愛娜，你可記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，我到你家裏去看你，你把這個點心給我吃的情形嗎？」

老太婆，「怎的不記得，你那天差不多把碟子都吃下去呢。」

老太公，（且吃點心且說）「這個點心，也和那天的差不多：不過碟子是我自己的，我捨不得把他吃下去罷了。」

老太公說着，兩個人忍不住都笑起來了。

老  
夫  
妻

壹  
四

## 巫峽裏的一個女子

她到了峽裏已經五年了。她已經不記得那峽外的生活。她不能記得世界上有平地。她彷彿記得，從前她住的地方，是有隣居的。況且隣居很多，大家有時還要吵嘴。但是現在都模糊得像夢境一樣了。

她怎麼會到這個峽裏來的呢？她自己也不很記得清楚了。五年前，她不是還在她的婆婆的家裏嗎？她的婆婆是她丈夫的後媽。她在家裏的時候，天天挨打挨罵；他們又窮，她的丈夫又找不到工作。有一天，他們兩人商議，不如逃到荒山中去罷；在那裏或者能



找到一點活路，反正不會比在家裏更苦的。他們商議定了，有一晚，乘着月光，她背着一包破舊衣服，他手裏拿着一袋粗賤食物；背上背了他們的三歲兒子，悄悄的逃了出來。

他們走了大半晚，到了天明的時候，實在走不動了。他們就吃了一點生紅薯，倒在地下睡着了。他們醒來時，太陽已經照在頭上。他們一看，不好了，不要被她的婆婆們追上了。于是各人背着各人的担負：再向深山裏進行。可是越向裏走，越是荒野。山上都是光光的，連石縫裏也找不出一點青草來。于是他們悔起來了。但他們又不敢退回去，知道回去是要被她的婆婆打死罵死的。他們只得努力向前行。偶然碰着些青草矮樹，他們便坐下來吃一點嫩芽草根；因為他們不敢多吃那袋糧食，恐怕吃完了就要餓死。

他們這樣的走，走了三天，忽然遠遠的看見一帶樹林。他們走近前去看看，原來是一林的矮小松樹。但是這個地方并不惡，松下還有黃黃的土，土上還亂生着些野草。他們喜歡極了，便放下了各人的担負，在樹下休息着。但他們的小兒子却不肯休息，他到處亂跑，覺得很有趣。不一會兒，他忽然跑得不見了。他們着了急，立刻分頭去找他。可是他已經跑回來了，口裏還嚷着，說那裏有多大的一間屋子呢。他們跟了他去看看，原來隔松林不遠，倒有一個山洞，那洞深得很呢。他們再走進去看看，那洞却還潔淨，也很舒服。他們就決計不再走了，就在這裏住下了。

于是他們又走出洞外，看這裏到底是個什麼地方。他們朝下一看，只見很遠很遠的下面，有一條黃泥的溝子。她說這莫非就是她

的公公常常來往的大江嗎？他起初說不是，因為那個大江——他自己也曾走過的大江——是很寬的一條江，況且那裏的水流得很急，這條河的水倒好像是停着不動的。但他再仔細看時，覺得那條河到底就是大江。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座很高的山上了。他們又朝上一看，山還高着呢，他們不過是在半山中罷了。但是對面的山也高着呢，他們差不多看不見天了。他們再四面望望，只見到處是壁立的高山，一些兒人影也沒有，不要說房子了。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呢？他們從前聽見他的爹爹說過，離開他們的村莊六十里路，有一個大峽，叫做巫峽，那裏的山都是和天相接的，那山裏不但沒有人住，連老鷹也飛不上去。他們現在所到的地方，莫非就是那個巫峽嗎？于是她哭起來了；這樣的荒山中，怎能住呢？但前後左右，

都是一樣的高山，你要走也走不到別的地方的。她哭了一會，只得決計住下了再說。

他于是出外再去察看那塊黃土，看能不能種點穀子。不一刻他回來了，面上帶着笑容說，那松林底下的土倒很肥呢。他們就打開那個盛食物的袋子，取出了一些包穀紅薯和麥子，預備去把他們種在那塊地上。他們都是年壯的人，三歲的兒子，也會幫着搬搬泥土了，所以竟能勤勤懇懇的，把那塊荒地墾植起來。那峽中的雨水又多，倒也不愁乾旱。

他們又看看他們帶來的雜糧，知道還夠他們三人十幾天的吃，況且即便吃完了，他們也不至于餓死，因為那裏的草木很多，其中頗有可以充飢的。還有一顆樹，結着果子，好像就是花紅果。他們于

是就把那個山洞打掃起來。他們把他們帶來的一個布包，用來掛在洞口，居然是一間房子了。他們又找些枯草和松針，把他們鋪在洞底裏；又用石頭來砌了一個小爐子，燒些樹枝和松果，洞裏也就不冷了。

他們勤勤懇懇，忍忍耐耐，居然把一塊斜坡上的土地，變成一片穀田，不到半年，將夠他們三口兒的吃食了。同時，他們靠着那洞外的野糧和偶然打到的飛禽走獸，也就勉強能支持下去。但天氣是漸漸的冷起來了，樹葉漸漸的落了，草也漸漸的枯了，他們應該再想個方法去找些糧食呵！於是他們又商量着，天寒水枯的時候，上水的船是很多的，船隻過峽的時候，不是要加用幾個人工嗎？他決計下山到船上去找一點活做，回來時好帶點糧食和別的需要物給她。

他要下坡了，她心裏覺得很難過，覺得要哭。她自己也不免奇怪起來。他們從前也曾常常分離的，爲什麼這一會覺得那樣悲傷呢？她覺得他若走了，她就成爲一個孤身了，孤身的生活，是從來沒有經過的，從前至少還有一個打她罵她的婆婆和她同住着的。她此刻差不多情願被她的婆婆打罵，不願一人獨居在荒山中了。

但他終於下坡了，下去，下去。他愈變愈小了，看不見了。不，看得見的。那下面遠遠的一點黑子，不是她的丈夫嗎？但那個黑子終於看不見了。於是她哭着，抱着她的兒子，回到那個洞裏去。那洞裏多麼冷呵，多麼黑暗呵！爲什麼她從前不會覺得呢？到了晚上，她更怕了。她又怕鬼來要她的命，又怕野獸來吃她的兒子。她緊緊的抱着他，坐了一夜，到了天明，才合了一合眼。但

是一合眼，便看見無數的惡鬼餓獸，把她駭得叫不出聲來，睜開眼睛看看，又不見了。

她這樣的過了三天，看看她的丈夫還是不同來。但她也漸漸的慣了，不像前幾天那麼怕了。到了第五天晚上，她正抱着她的兒子盪盪，忽然看見一個黑影子，在洞外一晃。她說不好了，這回一定是那個鬼來要她的命了。但她再看一看，可不是她的丈夫回來了嗎？他還挾着一個大包呢。打開包來一看，吃的，用的，樣樣都有。他們喜極了。但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她知道他在五天之內，決計賺不到那麼多錢的。他告訴她，他很慚愧，這是他在一隻木船上偷來的，但他也是迫于不得已呵！

她也沒有話說。於是他就常常的去幹這件營生。她獨自在山

洞中也過慣了，鬼和野獸也不來嚇她了。但有一次，他竟不回来了。他向來至多不過十日，一定回來的。但是現在已經十日了。十日，十一日，半個月，一個月，兩個月，半年，一年，……：：：看上去他是永不會回來的了。她成天成夜的哭着，但有什麼用處呢？她又想，他爲什麼不回來呢？莫不是淹死在水裏嗎？但他是會游水的。莫不是偷物的時候被人捉到了嗎？那或者他還有回來的一天。但那個一天又似乎永遠不會到的。呀！他一定是死了。于是她又怕起來了。從前的鬼和野獸又來要她的命了。

一年，一年，她這樣的過她的苦生活。但慢慢的她也就慣了。她的兒子也漸漸的大了，他已經能幫她種田了。但她始終不敢叫他下坡去，怕他一去又不回來，像他的爸爸一樣。現在她是決計不能



再把他失去的了。

是的，她在那巫峽裏的荒山中，已經過了五年了。她的兒子是已經八歲了，她的丈夫是已經不見了四年半了。峽外的生活，峽外的世界，她已經記不得；就是記得，也不過是些夢境罷了。她有時看看山下的河，彷彿看得見船隻。她想那些船上難道真的有人嗎？世界上除了她和她的兒子以外，難道還有別的人嗎？但是她又模糊記得，她從前也會和別的人同住過的，走出屋外，還有隣居呢，還有賣什物的人呢。這真奇怪，難道她從前真的過過這樣的生活嗎？難道她曾經在平地上住過嗎？她的兒子不能信，她自己也不能信。

## 孟哥哥

孟哥哥的父親是景妹妹的舅父。孟哥哥和景妹妹雖是表兄妹，却比親生的兄妹還要好些。他們彼此的家又離得很近，所以景妹妹常常跟了她的母親到外婆家去，和孟哥哥頑耍。他們從兩三歲時，便一同頑耍，現在已經是四五年的老朋友了。那外婆家除了孟哥哥之外，還有一個表姊，一個表兄，一個表弟；表姊是大了，表弟又太小，只有那個表兄山哥哥，和孟哥哥的年紀差不多。但山哥哥和景妹妹的交情却很不好，他又時時要和孟哥哥打架，所以孟哥哥和景妹妹就聯了盟去抵抗他。

孟哥哥的家裏有一個大花園，花園後面，還有一個更大的菜園。景妹妹每到外婆家去的時候，孟哥哥是一定要同她到後園的池塘邊去釣魚的。釣魚的竿子和鈎子，一共有兩副，都是孟哥哥歷年來辛苦經營所得的。景妹妹要來的時候，孟哥哥必能預先知道，于是他就要去捉了許多蟲子和蒼蠅，預備來做魚餌。他作此事的時候，免不了得要求山哥哥的幫助。山哥哥比他還大一歲，比他要狡猾些。他看見孟弟弟去捉蒼蠅就知道景妹妹要來了。他也不去說穿他。等到明天，或是當日的下午，景妹妹果然來了。孟哥哥趁着無人看見的時候，就把她悄悄的叫到後園的池塘邊去釣魚。山哥哥也悄悄的跟了去，蹲在他們背後的一個假山底下。等他們差不多要釣着魚的時候，他就大叫一聲，跳出假山來，把孟哥哥的魚竿搶在手裏，又把

一隻手按住了景妹妹的竿子，不許她再釣。

山哥哥這樣的行爲，也不止一次了，景妹妹因此常常哭了回去。孟哥哥見魚釣不成，景妹妹又哭了回去，就拾起景妹妹釣魚的竿子，向着山哥哥打去，他們兩個常常打得拖泥帶水，有時還要打破頭皮，流出血來。回去的時候，孟哥哥至少要挨一頓罵，有時還要挨打。但山哥哥的媽——就是孟哥哥的伯母——是從來不打她的兒子的，有時她看見她兒子那種泥水滿身的情形，還要說幾句不大好聽的話把孟哥哥的媽氣得發昏，就把兒子又是一頓痛打。

史姑奶奶看得明白，也就不大願意把女兒帶回娘家去。她又常常對景兒說，『現在你還小哪，再過幾年，你也不應該常常同孟哥哥在一塊頑耍了。』但景兒却不大懂得她媽的意思。她不明白爲什

麼再過幾年就不好同孟哥哥在一塊頑耍。他們倆不是已經約好，再過幾年還要在一塊做詩嗎？是的，再過幾年之後，孟哥哥就要做李太白，景妹妹做杜甫，還有那孟哥哥的小弟弟做王維。他們常常覺得，在他們所讀的詩人中，李太白是大哥哥，杜甫是老二，王維是排行第三，所以他們也按着這個次序排去。景妹妹和孟哥哥又曾經約好，在做詩的時候，孟哥哥還要學着李太白飲酒，但景妹妹是不飲酒的。除了飲酒做詩之外，他們將來長大了，還要一同到外國去讀書——孟哥哥常告訴她，他的父親是要送他到外國去讀書的，那時她也得去。但爲什麼她的母親要說，再過幾年她就不能同孟哥哥在一塊頑耍呢？她想了好久，忽然大悟道，『是了，是了，將來大了，大家要讀書做詩，那還得空閑頑耍嗎？』

因爲山哥哥的緣故，孟哥哥和景妹妹頑耍的地方，就由史家移到黃家來了。黃家就是景妹妹自己的家，那裏也有一個花園，他雖然沒有史家花園那樣大，却要精緻些。那花園裏的蘭草很多，每到春天的時候，景妹妹常常要引了孟哥哥去尋蘭草。她沒有兄弟，只有兩個小妹妹，她有時也同了她們兩人和孟哥哥一同頑耍。但那兩歲的小妹妹，時時要跌交，三歲半的妹妹，有時又要和她爭蘭草。所以她仍舊喜歡瞄了一切人們，同孟哥哥兩個人躲在園裏頑耍。

但他們都漸漸的大起來了。到了孟哥哥九歲的那年——此時景妹妹也差不多要八歲了——他父親就不大許他出外去，但成天成月的把他關在書房裏讀書。景妹妹也在家讀書。但她忽然覺得要做詩。她做了半天，居然做成了一首八句的五言詩，但她是不懂得用韻的，

不知道這能不能算詩？詩中的意思是說「蘭草快要發芽了，可惜孟哥哥不能來同她一塊頑耍，不知道這首詩能夠叫他來嗎？」但她應該怎樣的把這詩送去呢？她覺得這首詩實在做得太壞了，除了孟哥哥之外，第二個人看了是一定要笑她的，就是她的母親看了，恐怕也要笑的。但孟哥哥終究也不會看見這首詩，因為後來他來了，她又忽然不願意給他看，索性把那首詩撕碎了。

有一天，景兒正同了她的二妹妹在花園的石縫裏找筍芽子，忽然看見孟哥哥走了進來。她已經差不多有半年不見他了，此次見了他，不免覺得有些生疏。倒是她的二妹叫着說道，「孟哥哥，你來得正好。筍芽兒已經出來了，姊姊找到了三個，我只找到了一個；現在要到那邊去找了，你來幫着我找罷。」

景妹妹道，「孟哥哥找到的，要算他自己的，不能算是你的。是不是，孟哥哥？」

但今天孟哥哥的神氣很是奇怪。他好像大人一樣，很莊重的看着她們，却不像先前那樣的活潑有孩子氣了。她們說話的時候，他微微的笑着，一面就走到景妹妹身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。隔了一會，他才開口說道，「我要到雲南去了。雲南是蠻子住的地方，遠得很哩。媽媽說再過十幾天就要動身了，今天是來給姑母辭行的。」

景妹妹聽了心裏不高興，說道，「你去了就回來的嗎？」

孟哥哥道，「媽媽說：爹爹是去做官的，要隔好多好多年才得回來呢。」

景妹妹此時也像孟哥哥一樣，忽然變了一個大人，也不笑了，也



不找筍芽兒了，只呆呆的向天外看着。那二妹看見他們那個樣子，一個人沒趣，也就不再去找筍芽兒，另自去尋她的小妹妹頑耍去了。

隔了一會，景妹妹又問道，「雲南在那裏呢？你是不是坐轎子去的阿？」

孟哥哥笑道，「你又說傻話了。爹爹說到雲南去要過海呢。過了海，還要坐車子。那裏是蠻子住的地方，我也要去坐蠻子了。你也要去嗎？」

景妹妹心裏想去，就問道，「我的媽媽也去嗎？」

孟哥哥搖了搖頭，慢慢的說道，「姑母若是要去，媽爲什麼又來辭行呢？我想姑母是不去的。」

景妹妹道，『那我也不去了。』

孟哥哥道，『我去，你也不去嗎？你不和我好了！』

景妹妹覺得這句話的冤枉，是生平不曾受過的，不覺哭了。孟哥哥也堵著嘴不言語。但不久他們又和好了。他們彼此約好，他到了雲南，他先寫一封信給她，然後她再寫信給他。她須稱他做『孟兄大人』；但他是她的哥哥，不該稱她做『大人』，但寫『景妹妹如見』好了。她若是做了詩，也要寄給他看，但他們的信和詩，看了之後，都是要撕去的。她又和他約定，彼此應該常常這樣的通信，直等到他大了，做了官，她才不給他寫信，因為那時他已經是成人了，不要和她小孩子做朋友了。孟哥哥說她又說傻話了，她不是也要成人的嗎？但她總不能信，她自己真的也能變成一個大人。

隔了半個月，孟哥哥果然跟了他的爹爹媽媽到雲南去了。自此以後，景兒便一心一意的等他的來信。她此時又做了好幾首詩，只盼望孟哥哥的信來了，她就只好把這些詩給他寄去。

那封信終不見到來。隔了一年，她的舅舅回來了，但舅母和孟哥哥却不曾同來。她的舅舅向來是很喜歡她的，此次見了她，更加誇獎，說她比孟哥哥還要聰明呢。他又笑着告訴她，現在孟哥哥已經會說雲南話了，他已經成爲一個蠻子了。他的老師也是雲南人，讀起書來很不好聽。她聽了不大喜歡，心裏想道，『孟哥哥如果變了蠻子，不知道他還能同我頑耍嗎？』她又很想問問舅舅，爲什麼孟哥哥不給他寫信。但她又不知道，他們兩人約好寫信的一件事體，該不該告訴舅舅。他很悔不曾預先和孟哥哥商量妥當，現在不

如還是不問罷。

又隔了約有一年光景，景兒已是十一歲了。有一天，她正同了她的兩個妹妹在後院子裏捉麻雀，忽然聽見她的舅舅的聲音，在她媽的房裏說話。她再留神一聽，可不是她的舅舅嗎？原來他又從雲南回來看他的母親了。她喜歡極了，放下了捉麻雀的傢具，就向她的母親的房裏奔去，但她跑到房門口一看，又看呆了，只見她的舅舅一點笑容也沒有，兩個眼睛還有些紅呢。她的母親也用手帕在那裏揩眼睛，口裏說道：『現在葬在那裏呢？』但她此時忽然又看見景兒立在門口，就說道，『你爲什麼不去念書呀？等一會兒再來罷。』

她的舅舅此時也看見她了，他勉強放出笑容來對她招招手。她却不敢即去，只把眼睛望着她的母親。她的母親才說道，『舅舅叫

你呢，進來罷。』

她很害怕的走到她舅舅的身邊，却不敢像從前那樣撒嬌撒癡了。他拉了她的手說道，『你還記得孟哥哥嗎？』

她還不曾回答，她的母親急說道，『二哥，慢一點罷，她的嘴快得很呢，仔細她要向外婆說呵！』

她的舅舅道，『不妨事。』他又問道，『你還記得同你頑耍的那個孟哥哥嗎？』

她把頭點了一點。

她的舅舅道，『孟哥哥是不能再回來的了。他已經睡在雲南的一個荒山裏了。他死了。』

景兒聽了這句話，放了她舅舅的手，就向她自己的小房裏跑去。

那心裏却像有一根鐵絲在那裏抽着，說不出的難過。從前有一次，她的簇新的皮球被山哥哥丟到池塘裏去了，她心裏似乎也曾這樣痛過；又有一次，她心愛的黃雀兒被貓吃了，她心裏也曾像有一根鐵絲抽着。但今天的心痛，比了上兩次更爲利害，她又覺得頭裏昏昏像做夢似的，連哭也哭不出來了。正在這時，她忽聽見她母親的聲音在門外叫道，『景兒，景兒，你在做什麼呀？舅舅叫你呢。』她被她的母親這麼的一叫，倒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她正哭着，只覺得她的母親已經走到她的門邊，對她說道，『莫哭莫哭，哭了人家就要笑你了。』她一面說着，一面替她擦着眼淚；又說道，『你心裏覺得不好過，就在床上睡一覺罷，也不必來見舅舅了。』她說完了，就把門替景兒關上，自己走了出去。

景兒見她的母親走了，心裏想道，『爲什麼我心裏覺得要哭，也不能哭呢？』但她母親的說話是不會錯的，她也就忍着聲不敢再哭了。她又忽然悟道，『怪不得孟哥哥不給我寫信呢。』於是她又想起她的詩來了。她立刻把他們從抽屜中取了出來，撕得粉碎。但她又傷心起來了。想起山哥哥欺負她的時候，孟哥哥是怎樣的幫她呵！他們同着釣魚，同着找蘭草，同着頑耍，是何等的快樂呵！但慢慢的她又自己安慰自己道，『孟哥哥大了，也就不同我在一塊頑耍了。那時他做了官，還肯釣魚嗎？』她雖然這樣想，但那個孟哥哥的影子，和他們倆頑耍時的情形，却總不能離開她的眼簾。

自此以後：景兒就常常喜歡閉了眼睛，去懸想那個孟哥哥新睡的荒山。那荒山裏不知道可有河嗎？若是有河，孟哥哥又要一個人

去釣魚了。她又懸想她自己也在那荒山中，和先前一樣，同着孟哥哥頑耍。這個懸想，慢慢的就成爲她最喜歡的玩意兒。她尤其喜歡在暮色蒼茫中，這樣的想着，因爲那時那個懸想的境界，更容易實現出來。因爲在那蒼灰的天色中，孟哥哥的影子，更容易走到她的面前來，孟哥哥的說話笑聲，也更可以聽得清楚些。



孟  
哥  
哥

八〇

## 西風

有一天，正是初秋的時候，西風正靜靜的在紅楓谷中睡覺，忽然被一陣喧嚷的聲音鬧醒，接着又聽見四面飛跑的脚步聲。西風揉了一揉眼睛，伸首向外一看，只見澗裏的秋水，正橫衝直撞的在那裏亂跳，還有天上的薄雲，和谷邊的紅葉，也夾着那淡黃的蝴蝶，在谷中亂撲亂飛。他們看見了西風，一齊叫道，『快起來罷！月亮兒忽然不見了，我們找了這些時還不會找着呢。你今天可曾見過她嗎？』

這時候西風才知道他們所鬧的是什麼一件事。月亮兒不見了嗎？在西風看來，這也算不得什麼奇事。在這個紅楓谷裏，月亮

兒和西風的交情，算是最密切的了，他們倆中間還有什麼事是瞞着的呢？紅楓谷裏的居民，大概是不大喜歡到下面的世界上去的，他們至多一年去一次，有時也竟不去；唯有月亮兒却最戀戀那個下面的世界。西風雖然與她很投機，但却不甚贊成她的這個塵世觀念。他會常常勸她留在谷裏，與兄弟姊妹們玩耍，不必去做那些俗人們的玩具。

做玩具嗎？月亮兒聽了，不由得生起氣來了。她對西風說道，『我正是因爲下面的世界太惡濁了，住在那裏的人們，只有下降的機會，沒有上升的希望，所以我寧願犧牲了紅楓谷裏的快樂，常常下去看看他們，想利用我這一點的愛力，去洗滌洗滌他們的心胸，并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尙一點的人們的孤寂。我這一點悲天憫人

的苦心，別人不知道也就罷了，你如何也不知道呵！」

西風聽了這一番話，方才明白月亮兒戀戀下界的緣故，心中不勝慚愧，正不知道說些什麼是好；忽然聽得一陣笛聲，從谷外飄來。

西風懂得那笛聲的意思，但覺得他包含着无限思慕之忱，淒涼幽怨，聽了不由得心裏又是安慰，又是痛苦。月亮兒却是認得那笛聲的，她知道下界的那位少年，又在想她了。她凝神聽了一會，不覺潛然淚下；便對西風說道，『你聽呀！這個叫喚是何等的淒怨呵！那吹笛的是一位高尚的少年，他正想着我呢。我此時若不亟去伴慰他的寂寞，恐怕他又要被塵世的毒氣所薰染了；你說我還能忍心不去嗎？』

西風雖然捨不得月亮兒，但也不便阻止她，只得問道：『你此去

約須幾時才得回來呢？」月亮兒道：『此刻世上的人們，因為天氣初涼，塵氛漸滅，所以想我去的心，比往常更為懇切。我此去或者有一二十天的擔擱，或者更久些，也說不定。』他們正說着，那笛聲吹得更加悲切了。月亮兒此時也顧不得西風的戀戀和抱怨——其實她又何嘗捨得她——匆匆的說了一聲『再會』，逕自去了。

西風心裏納悶，又覺得有些寂寞，便把兩手抱着頭，倒在一株桂花樹的根邊睡着了。却不提防那一羣的兄弟姊妹們，因為找不到月亮兒，又把他吵醒。

於是西風便對他們說道：『月亮兒不見了，也是常事，你們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？』他們答道：『是啊，往常她不見了，倒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可是這一次却是很不幸呀！因為我們正想去聚集了這

谷中的居民，做一個迎秋大會；月亮兒是這谷裏的頭等角色，少了她，我們這個會還做得成嗎？」

西風見他們着急得可憐，便把月亮兒臨走時的一番話，告訴了他們，并且說道：『她此去既有一二十天的擔擱，你們何不趁此也到下界去遊玩遊玩呢？』

這一句話却把他們提醒了，只見那薄雲向那淡黃的蝴蝶，招了一招手兒，立刻就看不見了。桂花樹邊，山石底下的秋蟲，也爬了出來，吱吱的叫着，往谷外跳去。澗裏的秋水，看見大家行動，忍不住也骨都骨都的向着下界奔流。只有那些紅葉們，雖然竭力的掙扎，要想同他們飛去，却終是飛不起來。他們只得央求西風，來把他們送一送；但是西風說道：『那下界的人恨着我哩，我也與他們清

濁異氣，有些不願去。諸位請自便罷，恕不奉送了。」西風一面說着，一面帶着一肚子的愁思，向他所住的芙蓉穴走去。

那穴裏有幾百株芙蓉，此時開得正盛。芙蓉林裏有一張石牀，牀的四周栽着菊花和秋海棠，牀上却厚厚的鋪了一層丹桂花。他們看見西風回來了，便一個個放出他的幽香來歡迎他。西風很無聊的在那石牀上躺了下來，仰首望去，只見天高氣清，明星燦爛，只獨少了一個月亮兒。西風思念了一陣，不覺朦朧睡去；忽見月亮兒在雲裏探出頭來，向他微笑。西風心裏喜歡，却是說不出話來。但是，看呵！月亮兒已經降下來了。她把身子斜倚在一株梧桐樹邊，說道：「還不醒來嗎，西風？世上的人想着你呢，尤其是一個少年女子；她說道：『若沒有西風，那還成什麼秋天呢？就是那個月亮兒，也

要帶上三分俗氣了。」聽呵！聽呵！她又在那裏叫你了。」

西風此時已經醒了過來，當月亮兒說話時，他恍惚聽見有一陣輕幽的歌聲，從桂花香中透過來。他再聽時，只聽得唱道：

西風兮西風，

爲我吹綠葉兮使成黃；

西風兮西風，

爲我驅去盛夏之繁光，

爲我澄清秋水兮，

爲我吹來薜荔之幽香。

❖ ❖ ❖

紅塵混濁不可以居兮，



仰高天而悵望；

願身如自由之鳥兮，

旁雲霧而翱翔；

願身為悵冷之西風兮，

攜魂夢以回故鄉。

西風覺得這個歌聲，和上次的笛聲一樣，竟把他深藏心底的哀怨歡樂，一一的叫了出來；而且這個歌聲的力量，似乎比那笛聲還要利害些。此時他竟把月亮兒都忘了，兀自呆呆的聽着。隔了好一會，他才記起了月亮兒，但是她已經不見了，只有那歌聲的餘韻，還在他的心中纏着。

此時西風對於下界的厭惡心，不覺已變為思慕心。他暗想道：

『我已經有好幾年不會到下界去了，容許人們對於我的觀念，已經改變了罷。我何不再去走一趟呢？又好看看月亮兒，又好認識認識那位古怪的女子。』但他忽然又想到了紅葉們方才對他的要求，和他自己的拒絕，不覺有點不好意思，他對自己說道：『我該用些什麼話來對付他們呢？』

他一路想着，不覺已徑走出了他的芙蓉穴。忽見穴的兩旁，站滿了紅黃的落葉，他們正向穴口觀望，悲嗟嘆息，此時見西風走了出來，不覺齊聲歡呼，一擁上前，把他圍住，苦苦的要求他，仍把他們帶到下界去。

西風見了這個情形，又驚又喜，便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只聽得呼吼一聲，霎時間，紅葉與黃葉，漫空瀾谷，踴躍迴翔，轉展的

直向下界飛去了。

西風把葉兒們送到了人間，正在徘徊觀望，想去找找月亮兒，忽見方才從紅楓谷裏流下的澗水，正停住在一個田畔，凝思不動。他看見了西風，不覺喜逐顏開，對西風道：

『西風哥，你看我可笑不可笑呢？我自從到了下界之後，竟停住不能再流了。你肯把我推動一下嗎？』

西風於是走近澗邊，只把那澗水輕輕的一推，說也奇怪，那秋水便如復活了一樣，跳躍歡忻，奔流向大河去了。

但西風因心中掛念着月亮兒，此時不免又擡頭向天上張望。猛然間，只見那從紅楓谷裏飛下來的白雲，正呆呆的掛在半天裏，愁眉不展的在那裏發急呢。

『怎麼！』西風不覺好笑的發問，『你也不中用了嗎？』

白雲漲紅了臉，遲疑了半晌，才答道：『慚愧慚愧！我們紅楓谷裏的居民，除了蝴蝶之外，一到下界，便都像了這裏的人民，成爲廢物了。』

於是西風縱身一躍，騰入了白雲深處，他向白雲吹了一口氣，只見纖雲片片，輕盈皎潔，立刻蕩漾於青天碧山之間，回復了他們活潑的原狀。

西風嘆了一口氣，便在一滿掛薜荔的巖下，坐了下來。他此時不暇再想那少女和月亮兒了，他只覺得白雲紅葉們的可憐；他的心竟爲着他的沒有自主能力的同伴，充滿了無限的悲哀。

他正這麼的感慨着，忽聽得月亮兒的聲音，在他的背後說道：

『西風西風！你怎麼忘了那個少女呢？』

西風擡頭看時，只見月亮兒正露着半個面孔，在一個梧桐樹枝上，向他窺看。她又說道：

『那位少女正在哭泣呢，我們去罷！』

於是西風站了起來，攜了月亮兒的手，逕向那位少女的住處行去。

『呵，呵！這個牢籠！』他們走近少女時，只聽得她這樣的悲嘆。『我不能再忍了，西風，西風，來把我吹了去罷！』

西風和月亮兒走到少女的跟前，說道：『姑娘爲何這般傷心呀！西風來了呵！』

少女聽得西風到了，不覺揮涕欲笑。她向他們兩個上下打量了

一會，說道：

『聽說你們都是從紅楓谷中來的，真的嗎？』

他們點點頭。

那少女又道：『聞說紅楓谷中十分美麗，十分自由，也是真的嗎？』

月亮兒道：『不錯，是真的。我們的谷裏，冬天有白雲，春天有紅花，夏天更是綠樹成蔭，鮮明圓潤。但谷中最可愛的時候，却要算是秋天了。』

西風忍不住插嘴說道：『那秋天的紅楓谷呵！秋天如鏡，秋花繽紛，山果纍纍，點綴着幽山曠野。蝴蝶兒，黃葉兒，紅葉兒，他們終日的踴躍飛舞。……』

那少女亟問道：『你們便住在這些地方嗎？』

西風指着月亮兒道：『她住的地方叫做桂宮，我住的是一個芙蓉穴，蝴蝶和秋蟲兒住的地方叫做蓼花塘，澗水兒的家是在薜荔谷，紅葉和黃葉的家在野菊圃。這些地方都是屬於紅楓谷的，獨有那白雲是隨處翱翔，不拘拘於一個地方。』

那少女聽了，不覺渾身顫動，和觸了電氣一般，她含淚說道：『阿呀，這就是我的老家呵！我日夜所夢想的，便是這個地方，却不料他就是你們的紅楓谷。』於是她便央求他們，把她帶回那個谷裏去。

西風不忍拒絕她的苦求，只得答應了。月亮兒因為她在下界的責任，還不會完結，只得讓西風同了少女先去。

此時西風就對少女說道：『你願化成像我一樣的氣質呢，還是願意保存了你原有的形狀，預備重回故鄉？』

那少女道：『自然願化為像你一樣的氣質，因為除了紅楓谷，我還有什麼故鄉呀！』

於是西風便把那位少女化成和自己一樣的氣質，攜着她的手，慢慢的騰到紅楓谷中來。那位久受塵世束縛的少女，此刻忽然化為輕微的氣質，不覺樂得手舞足蹈。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但覺得天空地闊，四無阻礙，飄飄逸逸，如籠鳥還林，涸魚得水，好不自由。西風也明白少女少的情緒，他不禁嘆道：『想不到那下界地方，是這樣缺乏自由和美麗的呵！』

從此以後，那少女便在紅楓谷裏住下。她終日與谷中的居民嬉



戲，真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。居民之中，她最喜歡的，除了西風以外，却要算是那楓樹上的葉兒了。她覺得他們是秋光的最好代表，凡是秋天的聲音顏色，詩情夢境，都很完全的藏在那長不盈寸的小小紅葉之中。她有時和他們在空山之中，撲飛賽跑；有時把他們攆回臥室，插入瓶中，放入盃裏，掛在壁間，藏在牀內。她常常對她的朋友說道：『看呵，這麼多的楓葉！我差不多要做這個谷裏的王后了！』

她又喜歡在那暮色蒼茫，萬籟悄寂的時候，獨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，看平果一個個的從樹上落下，落到那鋪滿了野菊花的地上去。谷內的松鼠很多，起初他們是很怕她的，但不久也就和她相熟了；他們常常抱着偷來的榛子兒，走到她的面前來，對着她剝食。那塊石頭

的右邊，是一條小澗，澗邊開着許多木芙蓉，有紅的，也有白的；他們常映着那淡弱的夕陽，在水中蕩漾。那少女置身在這樣豐盛清麗的秋色之中，常常忘了時刻；直待到那澗水裏的芙蓉影子，漸漸成爲模糊一團，星光漸漸在水面上閃爍起來，她才恍然於夜色已深，只得快快的回家去了。

西風自從經過了這一件事，也由一個厭世者變爲一個憫世者了。他見那少女在谷中那樣的快樂，不覺被她感動得幾乎下淚。他此時才明白，他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使者，怎樣的一個幸福的貢獻者了。他知道下界的人民，是十分需要他的幫助的，於是他便年年到下界去一次，給他們帶一點自由和美感去。有時他遇着了深厭塵世的人，他便逕把他們帶到紅楓谷裏來，叫他們去過和那少女一樣的美

魔生活。

這是爲什麼每年到了秋天，西風便來拜訪我們的原因，因爲在不會遇到那位要求自由的少女以前，他是不常到我們這個下界來的。

十三年九月三日，作於南京。時戰雲方漫

空瀰野，想把清麗的秋色逐出人間去。

## 洛綺思的問題

洛綺思的初次遇見瓦德白朗，是在她卒業於大學的那一年。她在學校時，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，所以她決計待卒業以後，再去繼續研究兩三年，俾將來在哲學界裏，可以有一點貢獻。那時瓦德方主任美國奈岡大學的哲學部。他的學問的成績，在哲學界及教育界，是無人不知道的。洛綺思在學校時，也曾常常參讀他的著作，心中十分佩服。所以她卒業以後，便擇定了奈岡大學的卒業院，去完成她的學業。

那時瓦德差不多有四十歲了，但因為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太濃厚了

一點，竟還不會娶有妻子。洛綺思却還沒有滿二十五歲。他們兩人彼此對待的態度，只有恭敬和欽佩，不過洛綺思在欽佩之中，帶着崇拜；瓦德在欽佩之中，帶着獎勵罷了。

但是隔了三年——就是洛綺思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——他們的朋友們，忽然得到了一個通告，說他們倆已經訂了婚約了。那些朋友們雖然不曾料到這一件事，但此時也並不十分驚怪。一位哲學大家，與一位已經卒業的高足弟子訂婚，本來也不算什麼奇事。這個消息的傳出，不過使一般失意的青年們羨慕，以為命運待他們兩人獨好，使他們得着這樣難得的機會，這樣美滿的結果罷了。

他們訂婚後不到一個月，瓦德便與洛綺思分別，去赴那哲學會的年會。他們約好，年會過後，他將到她的姑母的鄉下家中去，和她

商量結婚的事件。

瓦德在年會中間，飽受了他的朋友們的羨慕和祝賀，因此他心中愈加得意。他想，自從我認識了洛綺思之後，才知道除了學問之外，人生還有別的意味呢。年會終畢之後，他便匆匆忙忙的乘車到洛綺思的姑母家去了。

那車足足走了一日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才到了瓦德的目的地。他一下車，便見洛綺思立在車站外，伸着手等候他。她臉上帶着微笑，但却不是他們倆訂婚前後的笑容，乃是在課室中聽講時的笑容。他又覺得她的態度，也很冷淡。但見着她是已經夠喜了，別的可妨慢慢再說呢。

於是他們僱了一輛汽車，一直到她的姑母家中去。她又把他引見了她的姑母納生太太。但她並不申明她是她的未婚夫，她對於她的姑母，但稱他爲白朗先生，說是她的一個好朋友。納生太太也似乎已經領會一切，並不追問。

那天晚飯之後，他們三人便一同到客廳裏去，納生太太織着領巾，洛綺思彈着鋼琴，瓦德斜倚在窗邊的一張沙發上聽着。

洛綺思彈完了一曲，便笑對瓦德說道：『尊貴的客人，你願意再聽些什麼呢？』

納生太太是一位老於世故的人，此時她不待瓦德回答，便說道：『我想你們不如到園子裏去散散步罷。我今天有些疲倦，恕不奉陪了。』

瓦德聽了此話，正中心懷，便對洛綺思看着。此時洛綺思也立起來了。於是他們兩人向納生太太道了晚安，一同出了客廳，走向園子裏去。

瓦德一面走着，一面說道：『洛綺思，你爲什麼這樣冷淡呢？我若是得罪了你，你也須給我一個請罪的機會呀！』

洛綺思笑道：『你說得不錯，我的確有點怪你呵！你差不多害了我一生的事業了！』

瓦德驚道：『什麼？我竟犯了這麼一樁大罪嗎？』

洛綺思道：『但你自己却不曾知道。』

此時他們已經在樹旁找着一張鐵椅子，一同坐了下來。

洛綺思繼續說道：『我們分別了半個多月了，在這半個月中，我



曾把我一己的問題，細細的想過。我想：結婚的一件事，終究是很平常的，人人做得到，惟有那真摯高尚的友誼，却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啊！』

瓦德道：『這固然不錯，但在這個友誼之上，若能再加一個更爲親密的關係，豈不更好嗎？』

洛綺思搖頭不答。

瓦德又道：『比如我們兩人，學業相同，才智相類，彼此相敬相慕，假使我們能永遠在一處，這豈獨是我們兩人莫大的幸福？或者靠了我們兩人的協力合作，他日還能在學術界中，有點有價值的貢獻。但是除了結婚之外，你想還有什麼法子，能使我們永遠在一處呢？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，又怎能保得他日沒有別人，跑到我們的

中間來呢？」

洛綺思道：『恕我不能和你同意。第一層，你說必須大家同在一處，才可以互相助成學業，這話我是不承認的，我認識你以前，你已經是那麼大名鼎鼎的了，難道你也歸功於我嗎？』

瓦德笑道：『不認識你便罷了，既是認識了你，我的學業的成就，便少不得你的幫助啊！』

洛綺思道：『第二層，你說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，就恐怕他日有人要跑到我們的中間來，這也未免過慮了。這件事，在我一方面，是完全靠得住的。在你的一方面呢，我想來也沒有什麼靠不住，你不是已經過了四十年的獨身生活嗎？』

洛綺思說到這里，便把眼向瓦德很誠懇的看着，但瓦德似乎不曾

聽見她的話。

洛綺思又道：『第三層，你應該知道，結婚的一件事，實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。你們男子結了婚，至多不過加上一點經濟上的擔負，於你們的學問事業，是沒有什麼妨害的。至於女子結婚之後，情形便不同了：家務的主持，兒童的保護及教育，那一樣是別人能够代勞的？』

瓦德默然。隔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『倒虧你想得到這麼遠。但在我們未曾訂婚之前，你爲什麼一些也不會想着呢？』

洛綺思道：『這是我應該向你深深的道歉的，那時我確實沒有想到這麼遠。但是，我的朋友，現在還不能算太遲呵！』

瓦德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你是當真要反悔我們的婚約了。我想孤

獨的生活，也不見得有什麼可羨的地方。』

洛綺思道：『你從前不是常常說過，學問和事業，是人生最好的伴侶嗎？你知道我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女子——雖然我並沒有什麼虛榮心。但我若是結了婚，我的前途便將生出無數阻力了。』

瓦德又默然。隔了好一會，才很鄭重的答道：『是的，我也承認這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。你若是平常一點的女子，這個問題倒也不難解決。』

洛綺思道：『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。』

瓦德道：『我的意思是，假如你是一個沒有野心的女子，那麼，結婚的一件事，倒也不成問題了。你認識我的同事佳司先生的夫人嗎？』

洛綺思道：『曾見過一二次。』

瓦德道：『你看她怎樣？』

洛綺思微笑道：『但是，你願意我是那樣的一個女子嗎？』

瓦德道：『自然不願。豈但不願你像佳司夫人，即使你和馬德夫人一樣，把撫育子女看做人生的唯一目的，你也是不能使我這樣的欽佩和敬愛的。』

洛綺思道：『你不要小看了馬德夫人，像她這樣的女子，也是不易多得的。你看他的子女，何等聰明，何等可愛；我常常自想，若使每個女子都能做一個澈底的賢母，那麼，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呢？……』

瓦德笑道：『可又來了。那你自己爲什麼又不去實行你的主張』

呢？」

洛綺思道：『且慢着，我還沒有說完呢。我想，一個女子的性情和人生觀，若能像馬德夫人一樣，那麼，結婚的一件事，非但不能妨害她，並且反能完成她的野心和希望，她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子。但不幸各個女子的思想和性情，是不能一樣的。即以我而論，你想像馬德夫人一般的生命——無論我怎樣的敬重和讚美她——能使我快樂心足嗎？』

瓦德嘆了一口氣道：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但是，』此時他抬頭看看天空，接着說道：『你看天上的星光，何等皎朗。我們且談談別事，此事留到明天再談罷。』

洛綺思低下頭去，很慚愧的答道：『瓦德，我真對不住你，我應

該先把這個問題細細的想過，再回答你前次的要求的。」

此時瓦德也不由自主的把頭低了下去。他執着洛綺思的手

然說道：『洛綺思，我的愛你，我的崇拜你，便是爲着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；若是爲了我的緣故，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，那是我萬萬不能任受的。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。若能於你有益，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，什麼犧牲都能擔當。……』

瓦德說到這里，覺得喉嚨裏有物梗着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他又看看洛綺思，只見她已泣成了一團。此時園中的星光，更加明朗了。在星光之下，可以看見許多蝙蝠，來往飛繞，有時還有幾個火螢，在草地上撲飛着。牆角上的金銀花，却輕輕的放出他的香味，送到他們兩人的身旁來。他們在這個靜寂而神祕的夏夜中，正不知

道坐了多少時候。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，差不多忘記涼露侵肌了。後來還是瓦德先醒過來，站起來說道：

『夜深了，我們回去罷，今天的談判已經够了。』

洛綺思將她的右手伸與瓦德，泫然道：『那麼，瓦德，你是答應了我的請求了。』

瓦德聽了此話，又似乎着了電氣一般，此時他才真正的明白，他們兩人今晚所談的是什麼一個問題了。洛綺思的意思，不是要和他解約嗎？他不是已經答應她，爲了她的緣故，他情願犧牲一切嗎？照這樣說來，他們的婚約確是已經解了。但這可太驟然呵！這可太像夢境了，或者他真是在做夢罷。他正這樣昏昏的想着，忽又聽見洛綺思的聲音，悽然說道：



『瓦德，你爲什麼不開口呢？你是恨我了！』

瓦德此時一面扶着洛綺思，向屋子裏走去，一面答道：

『我怎能恨你呢，洛綺思？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？』

他雖然這樣說着，但心裏仍是恍恍惚惚的，不大明白他自己說的是什麼話。

第二天一早，瓦德寫了一封信，請納生太太轉交與洛綺思，他便托故與納生太太告辭，匆匆的走了。洛綺思因一夜不曾好睡，直到天明時，方朦朧的睡去，所以醒得略遲些。她還沒有起身，早見她的姑母拿着一盤早餐笑着走進來了。那盤裏還放着一封信，她一眼看見，便明白是誰寫給她的。她忙把那信拆開，只見上面寫着道：

『我的朋友：

昨宵的談判，雖甚悲痛，但却也十分暢快。我們經過這番談判之後，當更能明白彼此的性情和希望了。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，「悲哀的經驗，能鍛煉人的感情，使他更爲純潔，更爲高尚。」我此時方能真正了解此話的意義。我願我們兩人永能保持這一點經過火煉的感情，永能在學問及人格的大道上互助着，俾彼此都能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地。

我本想多住幾日再回去的，因恐我們再見三見之後，又將生出意料不到的糾葛來，或反於我們的友誼有害，故不如即行爲是。昨晚的談判，固然是我生平最悲痛的經驗，但他也是我生平最偉大的經驗，我願永遠保存他在我的心之深處。

請你恕我的不別而行，願你明白我所以如此的苦衷。此後我的生命，將如寒天的枯林了，願你的信札能如小鳥般的常常飛來，給他一點生意。我的地址是與前一樣的，我的行跡雖將從此無定，但我的信是有人轉寄的，請你放心。

你的老友，瓦德。』

洛綺思把此信反復看了幾遍，更覺得瓦德是一位誠懇而多情的男子，心中尤覺悽然。她匆匆的起了身，立刻給他寫了一封回信。其中有一段說道：

『你把你的生命比寒天的疏林，真是清峻極了。我願你能享受這個清逸而富有詩意的生命，不要誤以他爲枯寂……』

我當感謝你所給我的自由。我現在的生命，真如大洋中的

一葉輕舟，天涯水角，任我縱棹了。但是，朋友呵！在這樣情景的中間，錯落的島嶼，和閃爍的明星，也是極歡迎的伴侶呵！我願你能像北極星一樣，永遠在我的生命的大洋上照耀着，引導着，陪伴着。……』

自此以後，他們兩人便常常的通信了。他們的交情愈益淡，但也愈益深。但瓦德的朋友們，是都知道他不久便要結婚的，此時見他絕口不提一字，不免有些怪異。有時有人去挪揄他，問他打算到那里去過他的蜜月，他終是苦笑而不答。有時被人問得急了，他便答道：『洛綺思是一個百世不一見的奇女子，誰能忍心把結婚的俗事，去毀敗她的前途呢？』朋友們聽了此話，更是詫異，只得笑着答道：『哦，原來如此。大哲學家的戀愛，真是與別人不同呵！』

但不到三個月，他們兩人正式解約的消息，又傳出去了。他們的朋友們方深相嘆息此事的不幸，忽然又得到了一個更奇的通告，說瓦德又與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訂了婚約，並且立刻結了婚，回到南方的海邊避寒去了。

洛綺思得到瓦德結婚消息的時候，心中未免有些不舒服，對於瓦德也未免有些怨懟和失望。但她是一位哲學家，又是深有心理研究的人，所以不久便把這一件事，闡悟得晶瑩透澈。此時她不但不責怪瓦德的無情，並且反覺得自己對不住他，以為他若不會和她有過這番先樂後悲的經驗，又何至於急不擇偶，去和一位與他志行學問絕不相類的女子結婚呢？但她究竟不知道瓦德此時的心是怎樣，或者他已不願意再與她通信了罷。然她又不能不睬他；她思之又思，遂決

意用老友的態度，寫了一封賀信給他，并誠心的祝望他們兩人將來的幸福。

瓦德接到此信時，已經和他的新夫人度過蜜月了。他把那信看了又看，心中不免疑惑起來。他對於洛綺思雖是已經絕了希望，他自己雖是已經娶了妻子，但是火息而燼未滅，那個又甜又酸的回憶，仍是常常要來窺探他的心之奧室的。此時他見洛綺思的語氣如此疏遠，如此冷淡，不覺心中有些不自在，心想莫非她怪我恨我了嗎？我怎能不辯白一下呢？於是他便寫道：

『我的親愛的朋友：

瓦德結婚了！蜜妮——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——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子，雖然略有點粗鹵。她當能於我有益，因為我

太喜歡用腦了，正需她這樣一個人來調調口味。

有許多我的朋友們，以爲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。我豈不願如此，但是，洛綺思，天上的天鵝，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。這一層不用我說了，你當能比我更爲明白。

我不願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，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，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？我既娶了妻子，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，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，是不能給她的。那一角之中，藏着無數過去的悲歡，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。我常趁無人時，把他打開，細味一回，傷心一回，讓他把我的心很很的揉搓一回，又把他關閉了。這是我的第二個世界，誰也不許偷窺的。他是一個神祕的世界，他能碎我的心，但我是情願的；他有魔力

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，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。

我的朋友，請你恕我的亂言。我實願有一個人，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。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？但你却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，沒有你便沒有他，所以他是純潔的，出世的，不染塵滓的。

我不多寫了。我要求你明白，瓦德雖是結了婚，但他不會因此關閉了他的心；尤其是對於洛綺思，他的心是永遠開放着的。

我永遠是你的，瓦德。』

但他寫完這封信之後，忽然又覺得不妥。他更自思量，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，是不應該這樣的。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



嗎？但這信中的情意，却是已經越出朋友範圍之外了。這不但要對不住他的夫人，并且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，拋到污泥中去了嗎？他將何以對她呢？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？固然，他是有權可以保存這個心中的祕密的；固然，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，但他却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。他只應把這個祕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，不應把他種到肥土裏去，讓他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養；因為他所開的花，不但要刺傷他的夫人，并且還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。他想到這裏，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祕處去，永不讓他再見天日了。

下面是他所寫與洛綺思的信：

『洛綺思：

瓦德結婚了！ 承你相賀極感。 他是該受你這個賀意的，但他也值得受你的恕諒和悲憫。

蜜妮——這是我的新夫人的名字——是一個爽直而康健的女子，她是常常很快樂的。 她自己雖不是一個學者，但却是學者的好伴侶。 你若是見了她，一定也要喜歡她的。

我似乎不應求你的恕諒，因為這似乎是說，我還不曾了解你的心意。 你自然是恕我的——我的結婚於我們的交情有什麼關係呢？——但我總覺得應該求你的恕諒。

我為什麼要求你的憐憫呢？ 這更難說了。 你是獨身的，我是結了婚的，該受憐憫的，似乎不該是我罷。 但是，洛綺思，我仍是該受你的憐憫的。 你是慧心人，我又何用多說呢？

求你可憐我，不要把拋棄罷。

我祝你永遠像天空的飛鳥，雲棲霞宿，前程無疆。我願你他日的成就，能使你這個教師和老友慚愧。請你記着，他對於你的敬愛，是永不會改變的。在你翱翔的途程中，若有需他幫助的地方，請你隨時使他知道，因為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最大的希望和快樂。

你的忠誠的朋友，瓦德。』

洛綺思得到這封信之後，又是感慨，又是喜悅：他一方面深憐瓦德，一方面又慶幸他們兩人的友誼，可以從此繼續不斷。因為他們此時的交情，真像經過火煉的赤金一樣，是什麼雜質都沒有的了。他們自知已是沒有嫌疑可避，除了切磋學問，勉勵人格之外，在他們

兩人中間，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。但他們的朋友們怎能明白這個呢？他們但見瓦德和洛綺思的交情，又經過了一個變化，他們但覺得從前的迷霧，更深一重罷了。

此時洛綺思已經有四十多歲了。她已做了十餘年的大學教授，現在她是一個著名女子大學的哲學主任了。她對於哲學的貢獻，已是有了國際上的地位；她的著作，也已經譯成了許多種的外國文。她少年時的夢想，她少年時的野心和希望，此時都已變成事實。她的學業，也真能做她的良好伴侶。況且她現在在學界裏的名譽，也萬萬不是那些專慕虛榮的女子所能得到的。是的，她少年時的夢想，都已成爲事實了。但她的夢可曾做完嗎？

有一次，她又做夢了。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中年婦人。那天他和她的丈夫——似乎便是瓦德——坐在廊下休息。那時正是夏天的初夜，金銀花的香味，自牆角上陣陣的吹來。她的丈夫口中吸着香煙，却抬着頭看那如絲如霧的煙氣，在月光中輕輕的飄着。她自己坐在一張搖椅子上，身上和心裏，都似乎充滿了和諧的感覺；又如在炎熱的天氣，在樹蔭之下，飲清甜的泉水，但覺得安閑暢適，與天上的明星朗月，空中的花香草味，融合爲一。他們兩人並不言語，但她覺得他的心中，一定也是這樣感覺的。她又覺得她自己已經是兩個可愛的小孩的母親了。他們彷彿有十餘歲大，現在却都已安睡在樓上。當她想着這兩個聰明小鳥的時候，她不覺欣然笑了。她便覺得要把這個快樂，去分一點給她的丈夫。但她却不

知道應該叫他做什麼。他似乎是叫做瓦德罷。她恍恍惚惚的站了起來，走到他的面前一看，呵，那裏有什麼瓦德！那坐着吸煙的，簡直是一個素不相識的粗人。他見了她，也不言語，仍舊吸着他的香煙。她心中一震，睜眼一看，原來她却躺在自己廊下的一張搖床上呢！她手中的一本書——她的一本著作，是新近譯成德文的——已經拋到地下去了。

她此時雖醒了，却仍懶洋洋的躺着，連那一本拋在地下的書，也懶得去拾起來。一霎時間，她的身世都湧到心上來了。她默自思量，假使那夢中的粗人變為瓦德，那麼，那夢中的生活，將怎樣的可愛呢？此時她忽然感到她現在生活的孤寂了。她又看看她的成功表記——她的著作——可是奇怪，從前能使她得意快樂，使她心

血沸騰的一本書，現在忽然變爲一堆廢紙，一些兒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來了。

但她很明白，這不過是一時的情緒，是不會永遠留在她的心上的。果然不到一天，她仍舊回復了她原來的感覺，仍舊用了全副精力，全副情緒，去做那大學教授的事務了。

但她可真能忘記這個夢嗎？她雖竭力的想把那個夢的鬼趕去，但終歸無效。她對自己說道：『假使我十餘年來的生活，真和那夢中的一樣，那我在學業上的成功，又怎會這樣大呢？』但那個鬼駁她道：『但你在夢中之時，並沒有什麼不心足呵！』她又斥他道：『胡說！若使那夢中的我，是一個一無成就的女子，那我心中的和諧，一定就保不住了，我一定就要覺得不心足了。』那鬼似乎又笑

着說道：『那麼，假使在你現在功成名就之後，再去把那個夢重行做過，你看是怎樣？』她聽了這話，不覺臉上微微的紅了起來，又沒有話可以回駁他，但覺得心中充滿了慚愧和煩亂。她此時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麼了。名譽嗎？成功嗎？學術和事業嗎？不錯，這些都是可愛的，都是偉大的，但他們在生命之中，另有他們的位置。他們或者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，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乾燥和枯焦。

但她的已往可容她的反悔嗎？她明明知道，她做那個夢的時候，若非在她學業已成之後，她在夢中的感覺，也就決不會那麼和諧，那麼完美的。她將聽了那個夢鬼的勸告，重去做一做那個夢嗎？照理想方面看來，這似乎是一個極好的辦法。但是重做這個



夢，也須有個條件呵！那夢中的金銀花，不妨永遠開放，永遠馨香，但她自己園中的金銀花，却是不待秋風之來，便要零落凋謝的。減去了金銀花的香味，不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有一天，她正又坐在廊上這樣癡癡的想着，猛抬頭看見對面的一帶青山，浴着夕陽的反照，金紫相間，彩色萬變，說不盡的奇偉美麗。她對着那青山注視了許久，心中忽然如有所悟，她覺得那山也和她的生命一樣，總還欠缺了一點什麼。她記得她從前在離山數十里外的地方，曾見過一個明麗的小湖，那時她曾深惜這兩個湖山，不能同在一處，去相成一個美麗的風景，以致安於山的，便得不着水的和樂同安閑，安於水的，便須失却山的巍峨同秀峻。她想到這里，更覺慨然有感於中，以為這真是天公有意給她的一個暗示了。

但是，這個感慨，這個惆悵，除了洛綺思自己之外，却只有對面的青山，能夠了解 and 領會。就是她的老朋友瓦德——現在已是子女滿前的瓦德——也是絕對不容窺見這個神聖的祕密的。



## 運河與揚子江

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。

河 你從那裏來？

江 我從蜀山來。

河 聽說蜀山險峻，峭巖如壁，尖石如刀，你是怎樣來的？

江 我是把他們鑿穿了，打平了，奮鬥着下來的。

河 哈哈！

江 你笑什麼？

河 我笑你的謊說得太希奇了。看呵！似你這樣軟弱的身體，

微細的流動，也能與蜀山奮鬥麼？

江 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。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。我  
這個軟弱的生命，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。

河 真的嗎？可憐的江！那你又何苦奮鬥呢？

江 何苦奮鬥？我爲的是要造命呀！

河 造命？我不懂。

江 你難道不會造過命嗎？

河 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。

江 你以爲心足嗎？

河 何故不心足？

江 我不羨妬你。

河 可憐的苦兒！ 你竟沒有人來替你造一個命嗎？

江 我不希罕那個。

河 可怪！ 你以為你此刻的生命勝過我的嗎？

江 人們賜給你的命！

河 這又有什麼相干？ 我不是與你一樣的活着嗎？

江 你不懂得生命的意義。 你的命，成也由人，毀也由人，我的命却是無人能毀的。

河 誰又要來毀我呢？

江 這個你可作不得主。

河 我不在乎那個。

江 最好最好！ 快樂的奴隸，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，但總遠

勝於怨尤的奴隸呵！再會了，河！我祝你永遠心足，永遠快樂！  
於是揚子江與運河作別，且唱且向東海流去。

奮鬥的辛苦呵！筋斷骨；

奮鬥的悲痛呵！心摧肺裂；

奮鬥的快樂呵！打倒了阻力，羞退了譏笑，征服了疑惑。

痛苦的安慰，從火山的烈焰中，採取生命的真諦！

淚是酸的，血是紅的，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！

生命的奮鬥是澈底的，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！

## 一支扣針的古事

我的遇見西克夫人，是在一九一六年的聖誕節。西克夫人是我的同學海倫的姑母；由海倫的介紹，我得到她的快樂而美麗的家庭去住了三個星期。

那天我同海倫到西克夫人家時，已是燈燭輝煌，將近晚餐的時候了。我一進門，即聽見有自留聲機發出來的音樂聲。海倫聽了一聽，笑着對我說道：

『姑母又在跳舞了。』她說着，便把我引到了一間小客廳裏。只見那裏有一位年約四十上下的太太，同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年，正



在地上跳舞。此外還有兩位小姑娘，和三位少年，他們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却都在觀看那室中兩人的跳舞。

那位太太看見我們進來，便立刻站定了，向我們走來。海倫也引着我向她介紹道：

『這位便是我的同學，新從中國來的C姑娘。』她又對我說：『這便是我的姑母，西克夫人。』

西克夫人拉着我的手，笑說道：『但你可不要叫我做西克夫人，你須叫我做西克媽媽；你看，他們都叫我做媽媽呢！』於是她便將室中的人，一一與我介紹；我才知道，那一位方才同她跳舞的少年，是她的大兒子，叫做卡兒。那兩位小姑娘，一是她的女兒，叫做美利恩，一是她的女兒的朋友。那三位少年中最小的一位，是她的第

二個兒子，叫做勿蘭克；其餘的兩位，却都是卡兒的同學。

西克夫人又對我說道：『你在此凡事都不必客氣；因為這便是你的美國的家，你知道嗎？』她又說道：『我們大家去用飯罷，』說着，她便像母雞引小雞似的，把我們帶到了一間很美麗的餐室中去吃晚飯。

那晚，海倫便和我睡在一個客房裏。她是要回到自己家裏去的，但是，因為西克夫人怕我不慣，所以留她先伴我兩天再回去。

『怎麼樣？』海倫睡下之後這樣的對我說：『你喜歡這個家嗎？』  
『很喜歡，』我回答她說：『在精神和物質的兩方面，我覺得這個家庭都是很美麗的。但是，』我又笑對她說，『你的姑母似乎有點喜歡做母親罷。』

海倫笑道：『你說得對了。但她也真配做一個模範母親。她的愛護她的子女，固然是世上少見，但她的母愛却不以她自己的家庭為限。你看，方才和我們在一塊的兩位少年和一位小姑娘也都叫她做媽媽呢。』

『我想她確是一位富有母愛的人，』我說。

『可不是嗎？』海倫接着說，『她常常說：她最怕年輕的人叫她做西克夫人，因為那個稱呼似乎是能阻止她和他們的接近的。她覺得她對於一切青年們，都負有一種母職；因此，不論是美國人或是外國人，凡是到她這裏來的青年，都叫她做媽媽。他們不但叫她做媽媽，他們的愛她敬她，也真和自己的母親差不多。你再住幾天，你便能明白我所說的話了。』

我道：『我現在已經很能明白，因為我已能感覺到這個家庭裏所充溢着的母愛。』

『但是，』隔了一會我又向海倫道：『西克先生今天不在家嗎？』  
『你還不知道呢！』海倫回答我說，『姑母是一位寡婦，姑夫死了已有十多年了。』

我說：『原來如此，怪不得像她那樣活潑美麗的人，又打扮的那樣樸素呢。』

『姑娘們，請早點安息罷。』只聽得房門外輕輕的傳來這樣的一句話。

『那是姑母的老女僕立沙的聲音，』海倫低低的告訴我，『她是什麼閑事都愛管的。我們睡罷。』

那年我便在西克夫人家住了三個星期，臨去的時候，真覺得她的家是我自己的家了。她的子女和住在她家的青年學生們，都是很活潑而又極有禮貌的。我曾見有一個粗魯的少年，在她家裏住了一個星期之後，竟變為一個很文雅的人。西克夫人常對我說，她願把她的家庭，作為教育一般青年的工具；她又說，她為了這個母愛，這個從她的兒女推廣到他人的兒女的母愛，可以犧牲其餘一切的一切，雖然有許多犧牲也是十分痛苦的。

當時我頗不能了解她說話的意義，但是，後來靠了一支扣針的古事，我方才明白她所謂痛苦的犧牲是怎樣的一件事。以下便是那支扣針的古事。

那支扣針是一支金質的耶路大學的校針，看上去似乎是很舊了；但每次我到西克夫人的家裏去，我必見他扣在她的衣服上。真的，無論在白天或是晚上，無論她穿的是什麼衣服，那支扣針是永遠不會離開過她的。但因為我知道西克先生是一位耶路大學的卒業生，所以對於西克夫人的愛護那支扣針，絕對不會注意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——那是我到她家去過第三個新年的一年——當我正在房內靜賞那窗外雪景的時候，忽然聽到樓下的餐室中有很嘈雜的聲音。這在西克家內是不常有的事，我為好奇心所驅，便跑到樓下去觀看。只見西克夫人坐在餐室中的一張椅子上，臉上現出異常着急的情形；那個從來不會上過樓的女廚子，此時也到了她的餐室中來，正同着另一個女僕和立沙，在那裏指手畫腳的聲明她們的無辜

哩。我聽了一會，才知道是那支與西克夫人形影不離的扣針丟了。

『我知道誰也沒有偷竊的嫌疑，』只見西克夫人力自鎮定的對那三個紅臉赤頸的女僕說，『並且那支扣針也值不得幾個錢，你們用不着這樣的着急。但容許有人偶爾疏忽，在無意中把他放到什麼地方去了。我現在即須出外，你們可以再仔細的去想一想，待我回來後再告訴我罷。』她一面說着，一面便叫預備汽車。她又對我說道：『卡兒等今天都不在家，你一人在家太寂寞了，不如同我到城裏去走一趟罷。』

『真是不幸得很，』西克夫人在汽車裏這樣對我說，『你知道嗎，這支扣針是我十四歲時，一位正在耶路讀書的朋友送給我的？』她說到這裏，便把兩眼向車窗外望着，似乎是在回憶什麼似的，又似

乎是在避免我的眼光。隔了一會，她才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，『他已死了五年了，這位贈我那支扣針的朋友！』

我聽了她的話，才知道那支扣針不是西克先生的紀念；並且，從她的這幾句說話，和她方才在餐室中的着急神情看來，我知道那支扣針與她一定有一種特別的關係。

那天我便陪着她在城中買了好些過年用的東西，我們回家時，天已大黑了。

當我回到自己房內，正想更換衣服的時候，忽見一個人像鬼魂一樣悄悄的走到了我的身旁。

我說，『阿呀！立沙，你來做什麼，你差不多把我嚇了一大跳。』



立沙把手掩着嘴唇，低低的說道，『別嚷，別嚷！那支扣針找到了。』

我說，『好極了，是在那裏找到的？』

她說，『是納連把他誤放到洗衣袋中去了。是在洗衣婦人那裏找回來的。』

她說着，便在我床前的一張小凳上坐了下來，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『西克夫人在年幼時，真是一位天仙呢！我到她的母親家裏去的時候，她只十一歲，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姑娘。』

我說，『我很相信你的話，因為她的小女兒不是也很可愛嗎？』

『那個小姑娘，』立沙不耐煩的接着說，『她差得遠呢！姑娘，你知道那支扣針是誰贈給西克夫人的嗎？』

我覺得我不應在婢僕的口中，去探聽西克夫人的隱事，所以只略略的點了一點頭，對立沙說道：『你該下去開晚飯了罷。』

她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，搖着頭說道：『那不干我的事！但是，我也應該走了，再會罷。』

『再會，立沙，』我回答她說，一面便去更換我晚餐的衣服。

那年我從西克夫人家回到學校去的時候，仍舊和往年一樣，是跟着海倫一塊走的。我們在車上彼此閑談，不知不覺的便講到西克夫人的那支扣針了。

『我知道那支扣針的古事，』海倫對我說，『左右我們闲着無事，讓我來講給你聽罷。』

我本是很願意知道那支扣針的古事的，自從前次拒絕立沙之後，心中尚覺有些後悔，所以此次便沒有勇氣再拒絕海倫了。但心中總不免有些慚愧。

『你不要想，我是來談我姑母的隱事，』海倫已經很敏捷的覺察我的內疚了，『那是一件最美麗不過的古事，我以為應該把他公之于大眾的。』

我笑對她道，『够了，不用演講了，講你的古事罷。』

她也笑了。她說道，『姑母年輕的時候，對她傾倒的人，真是不少。她長得固然美麗，但她的人格和才學，也是使人傾倒的兩個大要素。其中最愛她的，是……』

『當然是你的姑夫了，』我打斷她的話頭說。

『是的，但是還有一個人，是姑夫的朋友，他也是極愛慕姑母的。他便是贈送那支扣針與她的人。』

『哦，原來如此！』我說。

『據說，姑母那時也是很愛他的。』

『但她爲什麼不嫁給他呢？』

『那我可不知道了。』

『並且，』我不禁又說道，『並且，在西克先生死後，你的姑母不也很可以再嫁給他嗎？』

『是呀，誰也是這樣說，』海倫很奮興地回答我，『但是，誰也能明白爲什麼她不再與他結婚。可是，我的古事還沒有講完呢。五年前，忽然有人拿了一封信來找姑母，說是有人自西方匯來了一筆

大款子。後來我們知道，那筆款子足有一百多萬金元，是那位贈送姑母扣針的人遺贈給她的。你須知道，他是終身不會娶過親的，雖然他是那樣的有錢，又那樣的有才學。在他未死之前，他曾把他所有的產業，都變成了現金；他又立了一個遺囑，命把他的一切的一切，都遺贈與姑母。」

「但你的姑母也並不需此呵！」我說。

「是的，她並不需此，所以她便把那筆款子都捐給全國的醫院了。」

「好一個美麗的古事，」我不禁讚嘆着說，「那位先生名字叫做什麼呢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他姓馬昆，是一個很少看見的姓，他的名字叫做勿蘭克。你

知道我的二表弟的名字也是勿蘭克，那是姑母得了姑夫的同意，給他取的。』

我們說着，看看已是午刻，便一同到飯車裏去用了午膳。以後我們的談話，便都是關於學校的事了。

隔了幾年，我回國了。當我回國的時候，西克夫人正在籌備她的大兒子卡兒的婚禮。但在她後來給我的信中，她却一字也不提及這件婚事及她的媳婦。不久，她的第二個兒子也結了婚，於是她便攜了她的女兒去漫遊歐洲。但當她回到美國去的時候，她又變爲孑然一身了，因爲她的女兒已與英國的一位少年結了婚，即便擇定了倫敦作爲他們倆白頭偕老之地。自此以後，那位以兒女爲生命的西克

夫人，便開始去過那西方老人的孤寂淒涼的生活；而她給我的信函，也就時常帶有一點憂傷的意思了。我最後得到她的信，是在前年的夏天，記得那信中曾有這樣的一句：『我現在是常常臥病在床上了，黑暗是在我的四周。我的親愛的S，願你常常有信來，給我驅除一點黑霧。』自此以後，我便不會再得到她的隻字。直到去年秋天，我從海倫處接到了一封長信之後，才知道西克夫人已於前年的冬天去世！那樣一位才華無比的女子，那樣一位理想的母親，竟像泡影一樣的，輕輕的消逝了。但是，除了西克夫人的死耗之外，還有一事，使我更加傷心，那便是海倫信中所附來的五封署名F.M.的信。我不知道這幾封信是怎樣落入海倫的手中的，她在那一包信中，夾了這樣的一個字條：

『這些並不是姑母的秘密，我的朋友，他們是她的悲哀的光榮。我的把他們寄給你看，也是遵了她的遺願。我此處還有十幾封，慢慢的再寄與你看罷。你把這幾封信看過之後，也請寄還與我，勿使他們流落塵世，成爲蠢婦俗夫的談話資料。

海倫。』

以下便是從那五封信中選譯的幾封。

(一)

親愛的老朋友：

等了半個月的回信，昨天方才來到，使我又喜歡，又失望。我喜歡的，是你的能不忘我這個老友，并能諒解我對你提出那件事的苦衷。但是，我可真的失望了。我也很能明白你的地位。



我決不忍因我之故，使你的愛兒愛女，感受到分毫的痛苦與窘困。母愛是一件神聖的事。但你我的愛又何嘗不神聖？

承你重視那支扣針，使我感泣。我的最敬愛的，你也能那樣的愛憐贈送你那支扣針的人嗎？

祝你平安，露絲！無論你以後的方針是怎樣，你的老友的心是永遠不變的。

F M。

一九〇四年，五月十六日。

(二)

親愛的露絲：

多謝你的信，更謝謝你的相約。下星期我一輩由此勸身來

看你，那時再打電報給你罷。

關於我的住處問題，你實無須說抱歉的話，我也是這樣想，旅館要比你的家爲方便。我很能明白這一層，我決不敢怪你，請你置念罷。

我此次能再有機會與你相見，並且是出於你的特約，這是我應當感謝上帝的。

你的虔誠的老友，F M。

一九〇六年，十二月十八日。

(三)

最敬愛的 R：

昨天別後，我何嘗是由天堂墮入地獄。人說地獄是炎熱的，

但我以為炎熱尚好；像我的地獄，簡直是一個空寒荒漠的大冰窖，那才是難受呢。

我們這幾天的聚首，是我生平最快樂而又最痛苦的日子。你的種種優待，足以證明我尚不是你家庭中的討厭人，使我心安。

承你告我十六年前的那件古事，我聽後真難過極了；露絲，可是真的嗎？不，我自分是一個一無可取的人，我從來不敢妄想與我的那位老友爭奪維納絲的寵愛。並且，並且，我是一個懦夫，我不曾敢讓我的愛情，去妨害我與他五六年的友誼。這是我對於你及我自己的一樁大罪孽，但那時我又何嘗明白這一層呢？我但知道，那時我的心雖然燒灼到了焦點，我的態度却

始終不敢踰越到溫度以上，誰知道你又有那樣的一個反感呢？  
唉，還有什麼可說呵！我若早知道我在維納絲的心中占到了一個優越的位置，我又何忍自暴自棄到那個地步呢？

承你囑我明年再來看你，感謝得很；但你我的關係現在既是不能改變，相見亦無非徒添痛苦。明年我若不再來看你，求你能恕我諒我。

但我們以後雖未必能再見，你的老友的心却仍是與十六年前一樣的。他以後的生命，仍須恃你的煙士披里純；而他生命中努力的成績，無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，也將一一的奉獻於你。

F  
M。

一九〇六年，十二月二十九日。

附筆：願那支扣針永永依你，願你也永不把他拋棄。我羨  
妬他，因為他雖與你親近，却不致妨害及你的子女的前途。

